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黃御史集卷五

六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錄監生臣孫承基

謄錄貢生臣王鏐

欽定四庫全書

黃御史集卷五

唐 黃滔 撰

碑記銘

泉州開元寺佛殿碑記

混沌死而天地生道德銷而仁義作情車業網始脉旋
波天謂洛龜河龍文有生而不文無生乃產金聖人於
西國鑄智慧火乾煩惱海理不吾吾而一貫生生其姿
電燿於周室其波派漾於漢代繇是館移鴻臚城崇白

馬斯有寺之始也寺制殿象王者之居尊其法也其後
金地蓮局周旋四海烏飛兔走或故或新至如神運之
靈莫靈矣亦靡得而歸然則我州開元寺佛殿之與經
樓鐘樓一夕飛燼斯革故鼎新之數也初僕射太原公
以子房之帷幄布泉城以叔度之袴襦纊泉民而謂竺
乾之道與尼聃鼎宜根乎信而友乎理矧開元闕宇五
十載之聖容實寺之冠洎帥閩也愈進其誠繕經三千
卷皆極越藤之精書工之妙駕以白馬十乘送以府僧

迎以郡僧置之茲樓既而秦灰等烈蜀雨不飛識者以為物之尤罕留於世敬之至必動乎神是必爲地祇所搜龍宮之索不然者曷與斯故新之數期厥理則明我宜悄然不已仲弟檢校工部尚書爲茲郡之秋也武則拍孫吳之背文則席夏商於前而復龍虎之內以埴以簾大聳孟龍之旨乃割俸三千緡鳩工度木烟巖雲谷之杞梓梗枿投刃以時趨功以隙食以月粟付以心俸不暮年而寶殿湧出棟隆舊綺梁脩新虹八表四隅悉半乎丈柱

盛鏡礎方珪叢斗楣承蟠螭飛雲翼拱文棖刻桷轆轤
杈材或經緯以開織或丹腹而顯耀晶若蟾窟葉如鼇
背風夏觸而秋生僧朝梵而谷應昇者骨冰觀者目波
而五間兩厦昔之制也自東迦葉佛釋迦牟尼佛左右
真容次彌勒佛彌陀佛阿難迦葉菩薩衛神雖法程之
有常而相貌之欲動東北隅則揭鐘樓其鐘也新鑄仍
偉舊規西北隅則揭經樓雙立嶽峰兩危蜃雲東瞰全
城西吞半郭霜韻扣而江山四爽金字駢而講誦千來

是知天地日月鬼神不欲一存其物將有待於後人也
設使斯殿也斯樓也不有之故其何以新我公之作之
爲其何以布之哉三略六韜流通貝多戈霜劍雪爲甘
露潔信英智之所措也既畢召化內之緇錫數邁於千
齋而落之累中慈雲五色慧日重輪譚者以爲梵天之
宇化於是矣靈山之會儼於是矣我公之倅試大理評
事宋君曰駢才推博古識洞真如請立貞珉垂於不朽
公以小儒不佞俾刻斯文僧正臨壇大德僧宣一桑門

之關樞者曰寺有記亡之矣垂拱二年郡儒黃守恭宅桑樹吐白蓮花捨爲蓮花道場後三年昇爲興教寺復爲龍興寺逮元宗之流聖儀也卜勝無以甲茲遂爲開元寺焉嘗有紫雲覆寺至地至今凡草不生其庭大矣哉自垂拱之迄開元四朝而四易號及句諒兆水於木垂雲雜草謂桑蓮之與雲草天啓地靈之如是則開元實寺之冠斯又冠開元焉金聖人無爲也堯舜亦無爲也誠參錯其道巍巍聖儀永與諸佛如來俱豈不其然愚是以

奮筆於一公之說乾寧四年丁巳冬十一月日記

大唐福州報恩定光多寶塔碑記

金聖人之教功與德魯聖人之教忠與孝以忠孝之祈
功德莫之大也天復元年辛酉天子西巡岐汴交兵京
洛顓顓我威武軍節度使相府瑯琊王王公祝天地鬼
神以至忠之誠發大誓願於開元之寺造塔建號壽山
仍輔以經藏乞車駕之還宮也其三年甲子以大孝之
誠發大誓願於茲九仙山造塔建號定光仍輔以經藏

爲先君司空先秦國太夫人元昆故司空薦祉於幽陰
也大矣哉赫赫忠誠懇懇孝思以國以家以明以幽胡
天地之不動與胡鬼神之不感與釋之西天謂之宰堵
波中華謂之塔塔制以層增其敬也造之獲無量無邊
功德初我公以宏才妙略之有藩維以仁智神鑒之謀
遠大謂閩越之江山奇秀土風深厚而府城坐龍之腹
烏石九仙二山聳龍之角屹屹巖巖孱孱顏顏兩排地
面雙立空際怪石如墉迴崗若揖東銜滄海以鏡豁西

走建溪而帶縈氣色蒙茸風雲蓬勃非仙宮佛寺不可

以乘龍之角大龍之腹何烏石二而九仙曠

烏石山有神光天王

二豈非代虛其作地祕其期以待我公況古仙鍊骨之

所昇真之跡邪一旦之新城月圓

壬戌歲我公卜築其外城號月城

二

山之嘉氣雲連森上介掀大旆或旬或朔眷於粉堞之上時行時止卜於煙巒之堀得峻中之平平中之峻凸而不隆凹而不卑樹翳薈以奇姿草芊蕪而別翠遂從宏願啓茲塔之基焉塔之科也恐山之偏憂地之入將

塹平壤五十尺之深百有餘尺之濶杵土積石而上

聲上

逮二十尺瞥然虹見瑩然穴貯俄以珠寶之獲坐以金錢大不及拳光能奪目於時清風四來海天擴開煙霞翳蔚於城隅鸞鶴盤旋於林表舉閩之軍傾閩之俗以趨以走以歌以詠既而畚鍤投般倭奮內斃以塼凡四十萬口外構以木蓋百其巧七層八面玲瓏窳窳棖桷欄楯輶輳杈枒雲楣翼環珪斗鱗蹙彫鏤丹腹曲盡其妙方七十有七尺高二百尺相輪之四十尺參之也懸

輪之鐸一百九十懸層之鐸五十有六角尾之神五十有
六其內也則門門面面續以金像不可勝紀登之者若身
在梵天瞻之者覺神離瞻部業業然觸圓青而直上野鶴
經之而高翔疑掠其腹鱗鱗然壓峭碧而崛起地祇感
之而下捧疑殫其力其相輪也我公誓願之日仲氏司
徒自清源聞而感鑄而資雖從人力悉類神功謹按妙
法蓮花品自地湧塔於佛之前其幢幡瓔珞瑪瑙車渠
七盤四懸乘虛耀日乃多寶之佛發大誓願之感現也

繇是以斯塔取如來之嘉號號之曰定光以其感珠之
現侔於自地之湧故聯之於多寶本於孝思薦勛故冠
之以報恩此其義也夫如是大雄之力出死入生至誠
之神感天動地若乃沈沈夜壑浩浩世塵莫不以茲玄
符承彼惠日起於三千大千之世遊乎二十八天者哉
苟不之然則凡彼經文悉爲之虛語耳又焉能垂信於
百千年之後哉既而巍巍我我金輝鐵牢其東則翼以
經藏焉其藏也外構以局八角兩層刻梅檀鏤金銅飾

朱漆之炳煥仍衛華堂七間名之轉經焉致其沙門比丘
比比厥跡以為拜唱趺讀叢談聚聽之湊日繫乎月月繫
乎時軒軒闐闐奚景福之不幽資乎又感應天王殿一
間兩厦其天王也變毗沙之身於感通之年現神質爲
龜城之助條腰衣褐屣足乘雲雙吐目光兩飛霞彩乃
千百億化身之一爲壽山草木之應今塑於此厥感寧
亡其西則翼之別殿曰塔殿其塔也我公萌誓願之先
因心以制十有三層之妙形匪偉而誠有爲去聲殿斯奇

而塔斯處其北則報恩變相堂九間潔瑤璃之地等娑
婆之世七寶叢樹五色騰光明明見閣提之心一一標
如來之說又僧堂五間上五間下之與茶堂五間直聯
曲交冬溫夏涼又華鐘之樓迴起清音下折刀山長明
燈之臺圓籠孤光杳輝漆壤其東南之一臂復建地藏
殿一間兩厦功德堂五間張如別構而制匪異其殿也
坐以菩薩之麗若欲飛動其堂也駢錯儀象或金範或
幅績千形百質恐悉諸天之聖侶粵間去聲焉公廳四間

一厦或備旌鉞之覲止我公或四季之旦三旬之八聚
僧設會拜首追祝勤勤恪恪罔所不至舉閩之高卑舉
閩之少耄攀之望之無不動心涕臆君子謂豈唯冥薦
於先蓋以孝教民也又庫厨五間浴室三間接之井井
重以樓焉環周輻輳之行廊凡三十有三間惣費財六
萬餘貫如山之疊如洞之濬巒巒隆隆叢爲一宮其大
也琢文石以爲軒彫脩虹以爲梁其小也取良木於靈
山篩嘉壤於飛塵雖掩映乎人間實參差乎象外其經

也帙十卷於一函凡五百四十有一函惣五千四十有
八卷皆極刻藤之精書工之妙金軸錦帶以爲之飾天
祐二年乙丑夏四月朔我公宿誠於州東烹於肆及脇
降之辰大陳法會以藏聲其經緇徒累千士庶越萬若
緇若士一而行之正身翔手右捧左授自州之阨起於
我公傳至於藏觀者如堵牆佛聲入霄漢幡花照乎全
郭香煙連乎半空雪頂之僧指西土之未有駘背之叟
慶東閩之天降可謂之鴻因妙果者也始者我公之登

壇也其一之年偃干戈興禮樂二之年陳耒耜均賦輿
三之年疊貢輸祗寵澤萬乘臣其職四隣視其睦百姓
天其政故一川之鏡如靈臺之月如融融怡怡愉愉熙
熙乃大讀儒釋之書研古今之理常曰文武之與釋氏
蓋同波而異流若儒之五常仁義禮智信仁者含宏也
比釋之慈悲爲之近禮者謙讓也比釋之恭敬爲之近
智者通識也比釋之聖覺爲之近信者直誠也比釋之
正直爲之近而義者殺也其爲異諸武之七德至如戢

兵保土安民和衆之類亦猶川陸之徂秦適洛焉然則
皆謂之煩惱吾父國也子民也朝爲社稷之計暮作稼
穡之念若俾求智慧火乾煩惱海則非吾之所能若建
金地繕金文陳法會一衆僧冀乎不可思議乃吾之所
志也於是月陳三齋時或雪峰之僧圍繞千徒卧龍之
僧圍繞五百以至萬錢之膳或間嘉蔬五袴之歌或參
雲梵慈航駕岍法雨垂空必致菩薩化身羅漢混俗以
降也時人謂靈山之會日儼矣又以府之寺至於清源

或存或燼咸抽金積俸增而新之而府之開元大中神
光曩塔之數與寺俱焉新於大中神光乃規舊制而精
燿宏壯則邁前時開元則輔之經藏加之轉輪之盛尊
大君也定光多寶報恩於勛勞故以塼塼者專也謂山
度之材有蠹朽之日火化之壤無銷鑠之期其本乎土
也資乎火也及投諸水火則不歸乎土不壞於水歷千
秋而其質堅然乃以專至堅貞之誠寓於是則斯誠也
如是得無感乎則彼珠之爲符驗矣且夫珠也或領乎

龍或銜乎蛇或胎乎蟾故水懷而川媚今茲珠也不自
乎龍不自乎蛇不自乎蟾匪懷水而媚川而孕厚地之
二十尺豈非斯之感歟不然則始從融結而孕之也若
以始從融結而孕之則厥初已兆我唐之有我公也厥
初已兆我唐之有我公則我公之言烏石之有神光天
王九仙代虛其作地秘其期以待我信矣塔之訖功顧
小從事某有禮官甲科之忝明主研許之幸庶幾於聖
人立身揚名之道命爲之記用旌厥德於無窮某不敢

牢讓作禮而推之言夫陶天地爲後時鎖生死於無朕
其道不可以真虛求聲影蹟應誓願於有爲現感通於
至誠其道乃可以精諦至嚴敬致今我公以精諦嚴敬
積功累德以沂流于世斯塔也嶽嶽崇崇兼乎仁孝之
鴻名偕天地日月江山之永遂刻于貞石焉其詞曰

金聖人教德與功兮魯聖人教孝與忠兮巍巍賢傑二美
鍾兮建茲寶塔惟追崇兮祝天瀝懇先延鴻兮報勛薦祉
祈幽通兮仙山之秀夷且隆兮曠古爲期俟仁風兮月圓

珠現契遭逢兮融結之初兆英雄兮豈徒喋喋懿斑工
兮火壤之貞積磨礱兮斧材之取厥匪同兮七層八面
相玲瓏兮金鈴寶鐸交丁冬兮影落澄清馴魚龍兮頂
觸圓碧分鴻濛兮績儀範像疊其中兮齊天極地爲初
終兮金文貝字構重重兮講讀千來罄西東兮靈山盛
會日雍雍兮甘露法雨常蒙籠兮鴻名冥祉偕無窮兮
靈山塑北方毗沙門天王碑

列藩之業有地有地之職有民有民之道興禮樂惇忠

孝以行事興禮樂悖忠孝以行事然後謀謀者也築城池居其一城既築進道德以居之樹神祇以尸之爲一方之巨防雖永古而無疑我相府瑯琊王王公之有閩越也具列藩之業脩有地之職行有民之道自乾寧四年丁巳至天祐二年壬戌凡六年禮樂興忠孝敦乃謀及城池城池及謀乃尸及神祇於是於開元寺之靈山塑北方毗沙門天王一鋪全部落已鎮于城焉大矣哉所謂闡六韜濬七德建陽功配陰隲夫毗沙門梵音唐

言多聞也始自于闐刹利之英奇膺世尊帝釋之錫號
居須彌山北住水晶宮殿領藥叉衆爲帝釋外臣以護
南瞻部洲其道入大乘得無生法忍住聲聞證不還果
謹稽我公之築城也恢守地養民之本隆暫勞永逸之
策其名舉一而生三法陽數也曰大城焉南月城焉北
月城焉周圓二十六里四千八百丈基鑿於地十有五
尺杵土積石而上甃上高二十尺厚十有七尺外甃以
磚凡一千五百萬片上架以屋其屋曰廊其大城之廊

也一千八百有十間自廊凸而出之爲敵樓樓之層者
二十有三又角立之樓六其二者層復層焉皆欄干鈎
聯參差煥赫而廊之若干步一鋪又各以鼓而司更焉
凡三十有六謂之更鋪其四面之門八其南曰福安門
福安之東曰清平門西曰清遠門其北曰安善門安善
之東曰通遠門其東曰通津門通津之北曰濟川門其
西曰善化門皆鐵扇銅扃開陽闔陰門之上仍揭以樓
三間兩挾兩翬脩廊雙面遠碧門之左右又引而出之

爲之亭兩間一厦又匪樓之門九曰暗門焉又水門三
其二樹櫺節波卸帆入舟鳴舷柳浦迴環一郭堤諸萬
戶注之以堰二渡之以橋九鏡瑩虹橫交舫走蹄斯大
城之制也粵南月城也東貯九仙西盛烏石之二山嘉
樹蓄雲茂草藏獸城上之廊一千十有三間

其中七間
謂之徘徊

敵樓四十有九樓之層者三其門二曰登庸門

郭璞記
南臺江

沙合卽有宰相而我公膺期
今登庸門外橋名沙合橋

道清門其上之樓其下之

扉左右之引亭建暗門八水門二其堰一其橋五及廊

之更鋪二十悉與大城類其外之東西復距而出之謂

之橫城其東也城上之廊四十二間五厦

其中兩間是兩面之敵樓

其門一斯南月城之制也伊北月城也城上之廊六百

四十二間敵樓二十有六樓之層者十其門二曰道泰

門嚴勝門其上之樓其下之扉左右之引亭建暗門四

水門二其橋一及廊之更鋪十有四復與南月城類又

甯而出之謂之橫城城上之廊五間一厦其門一斯北

月城之制也其東畫長川以爲洫西連乎南句盤別浦

以爲溝悉通海鮑朝夕盈縮之波底澤鱗介岸泊牒艘
北截越王之故山派西湖以爲隍若鰲之負如甌之置
軒軒然翼翼然真謂天設之府神開之地也旣而我公
一旦膝分席校鱗軍堵耄陳大會以落之而言曰惟閩
越之爲藩屏也建汀二疆束其右巖千而壑萬溟海巨
流瀕其左濤雷而浪霆信乎江山奇險無以加之矧今
新之以城壁城壁之以鐵石古人言得地又言守地又
言堅壁豈不以得地而居守地以城城以堅壁信不疑

矣然則吾之戴恩忝土勤勤懇懇不以江山奇險之爲
奇險不以城壁鐵石之爲鐵石也脩道德樹神祇以居
之毗沙門之天王自天寶中使于闐者得其真還愈增
宇內之敬旋大夫芮國公荆渚之塑也凡百城池莫不
一之斯舊城之北往規也舊天王在子城北也斯新城之制今城
也且勝莫勝於開元寺尚莫尚於寺之靈山阜寺之良
控城之乙祖僧六葉鴈其下珉石一奉星其上廬山灣落星石
上有佛舍劒池徹寫飛山奔揖足以象水精而瑩宮殿掀廟

貌以衛城池爰將擇工之精搜塑之妙製乎聖質俄然
化出身被金甲手擎鴈塔地祇下捧天將前擁光灼灼
而如將動搖神雄雄而若欲叱咤觀之者皆謂須彌拔
宅於是矣于闐分身於是矣而復翼僧堂而右邃膊鐘
樓而左突毳錫百萃其夏午蒲鯨六吼其宵加信爲塵
間之北方連營之靈域也訖命小從事某刊貞石而碑
之某不敢牢讓齋戒三日抽毫而書猗歟天王因果則
釋氏猛勇則兵權啓願而願從云戰而戰勝至如揮額

汗以爲童子却脩羅之師擎手塔以貯彌陀解天鼓之
赴爰皆盼蠻克致感通洎唐有土藩之黠也豆面以行
疹儀金以現人啗戈以生鼠與彼時之元應蓋大同而
小異况邇則咸通季蠻之侵蜀蜀人亟祈褐衣倏以乘
空目光燿以照地蛇將奔穴龜竟全城如是則護南贍
部洲豈虛言哉今我公之至誠通日月宏願質鬼神以
曠世之功業託無生之法力豈昔時之有是而今日之
不然哉雖體蒼蒼而無言固乃昭昭而有鑒輒爲之銘

其詞曰

受命帝釋封邑須彌金甲儼被藥叉雄隨越七金山突
脩羅師入大乘妙與聲聞差于闐分身皇唐衛國若加
善禱咸蒙聖力雁塞煙塵龜城戈戟邊騎猶東轡車未
北現以真儀忘乎悖德懿彼閩越大哉侯王仗鉞務本
築城爲防石取他山壤塹聯崗疊百厥雉累千乎廊却
鐵之觸疲羽之祥奔馬轡竝馳車軌方巢鳳於樓蟄龍
於隍如嶽斯立如翼斯張不有依憑曷旌局鐫台略俄

啓神驅遽設鐵鬚卓堅漆腫曝肤捧足神俯持劒將列
月殿巍我靈山巖辟法逮無生權唯有兵昔之若是今
肯忘情閩山永高閩江永清厥宜識之盤石斯城

丈六金身碑

釋氏之稱釋迦牟尼佛千百億化身而古今之世以諸
佛菩薩其或鑄成塑成刻成其或壁繪幅繪乎像不可
勝紀况多應現感通之自其非之乎我公粵天祐三年
丙寅秋七月乙丑鑄金銅像一丈有六尺之高後二

十有三日丁亥繼之鑄菩薩二寸丈有三尺高銅爲內
肌金爲外膚取法西天鑄成東越巍巍落落毫光法相
初我公登壇之三年己未秋一夕雨歇天清風微月明
瑤兔無烟銅龍有聲俄夢天之西際燿以照物綵雲罅
裂大佛中座嶽嶽以覲止熙熙而啓言曰斷予一臂衛
之一方旣覺而思現乎形昭像也斷一臂誓誠也衛一
方保衆也始嘉其異姑默其事後創其意乃命自賓席
之逮將校將校之逮步乘步乘之逮衆庶其有植信根

之深者暎惠燭之明者許一以金投吾俸中將櫝于肆
俟以銅易而後鳩工鴻鑪卜境擇日鑄斯佛於九仙山
定光多寶塔之右古仙徐登上昇之地其日圓空鏡然
江山四爽橐籥之上聳騰爲烟雲盤旋氤氲五色成文
又有羣鳥或若鴻鵠或如鸞鵲交翔而間鳴自寅而及
午斯佛也一瀉而成翼日我公禮閱之乃與夢中一類
其形儀長短大小無少差其一臂工以之別鑄而會其
大工慮其不就計以一臂
別鑄而會之乃暗符夢中我公神之而露其夢於是迎

入府之別亭磨瑩雕飾克盡其妙朝夕瞻拜時不之怠
冬十有二月丙申會僧千千以幡以幢以鐘以磬引歸
於開元寺壽山之塔院獨殿以居之翼二菩薩於左右
三十二相足八十種好具螺累累以成髻珠隱隱以炫
額檀信及門而膝地童耄遍城而掌膠夫如是豈非千
百億化身之一乎不然者焉得入乎夢而如乎神成乎
形而如乎夢夢不之告工以之缺者哉其應現感通復
爲之殊矣大矣哉且先天地生之謂道後天地設之謂

象道者也以無爲爲志之者授心印於虛空象者也以有爲爲志之者疊慧力於報應論者惑句以之爲風馬曾不謂象猶道之轂也無象道不行矣始者摩騰竺法蘭二梵僧不慎其像東其道且西耳惜乎不與三皇五帝同世而出設與三皇五帝同世而出必能從容朴素遲回仁義詐僞未之亟蠹也奈何天將後之豈徒然哉豈不以仁義之生也曰堯與舜仁義之亡也曰癸與受至於列國之際強秦之立癸受之悖疊疊其躅天謂仲

尼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終不能獨制之故東釋迦牟尼於中土大陳出生入死之理天堂地法之事以警戒之雖人世之風波萬態逆翻而幽府之鐵縲一無苟免上智聞之若鏡之磨中智聞之若泉之澄下智聞之若火之燒謂之爲有財河沙芥子之說虛誕難測謂之爲無則應現感通之事尋常立驗故能銷嗜慾更禍福一貴賤則爲裨教化之一源湛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也而以金厥地蓮厥宮張法橋以度人無刑網以束俗世之

敬之可也怠之可也黷之可也繇是有委之國君委之

大臣之旨既而委之則人非常人道非常道我公曠代

之生也有神僧識仗鉞之雄也應江沙期合仙人識策

城之盛也契菩薩說

初丙午歲我公至清源未仕時有僧號涅槃於衆中駭而指之曰金

輪王之第三子降人間幸勉之專生殺柄又閩之侯未嘗至宰輔晉時郭璞記曰南臺江沙合即有宰輔相我公之登台席也江沙契焉又梁時王霸怡山上昇山在府城之西五里光啓丁未歲衛之爛柯山道士徐景立因於其仙壇東北隅取土掘得瓷餅七口各可容一升水其中悉有炭上總蓋一青磚刻文字云樹枯不用伐壇壞不須結未滿一千歲自有系孫列後來是三皇潮水蕩禍殃巖逢一乍間未免有銷亡子孫依吾道代代

封閩疆其壇東南有皂莢樹古云真君於此樹上上昇其後枯矣至咸通庚寅歲復榮茂也又嬌山僧號大安頃坐西禪者乾符中曰府城之到九仙三橋其中乃菩薩行化今之新城及焉夫神通爲佛魂

交曰夢神非夢而罕通夢非神而不感我公之慶鍾也其如是矣其明年正月十有八日乙未設二十萬人齋號無遮以落之是日也綵雲纈天甘露粒松香花之氣撲地經梵之聲入空座客有右省常侍隴西李公洵翰林承旨制誥兵部侍郎昌黎韓公偓中書舍人瑯琊王公滌右補闕博陵崔徵君道融大司農瑯琊王公標吏

部郎中譙國夏侯公淑司勳員外郎王公拯刑部員外郎弘農楊公承休弘文館直學士弘農楊公贊圖弘文館直學士瑯琊王公倜集賢殿校理吳郡歸公傳懿皆以文學之奧比偃商侍從之聲齊褒向甲乙昇第巖廊韞望東浮荆襄南遊吳楚謂安莫安於閩越誠莫誠於我公依劉表起襄漢其地也交轍及館值斯佛之成斯會之設俱得放心猿於菩提樹上歇意馬於清涼山中我公乃顧幕下者滔俾刻貞石以碑之某以甲科忝第

盛府蒙招刊勒之職不敢牢讓謹推於厥旨經云作佛像之功德斗量海以有盡塵碎劫以無窮至若青黛之畫辟支一金之補毗婆戲爲之而以草木思見之而刻栴檀具猶蛻現其生羽金其報而況今乃儼至誠從靈感銅乎萬萬金乎千千虔鼓鑄於神仙之山卜貞吉於火土之數其積功累德豈可以邊以涯而言之哉或曰梁武帝之隆釋氏今古靡倫奚報應之昧乎對曰梁武帝隆釋氏之教不隆釋氏之旨所以然也夫帝王之道

理世也釋氏之教化人也理世之與化人蓋殊路而同
歸彼宵旰於萬有故一夫不獲若已隕諸隍中此濟度
於觸類故欲凡一有情悉皆成佛梁武帝則不然以民
之財之力剝將三百祈功覬德則歸諸已帝億兆而不
乳削頂額以言覺所以私所以然也今我公爲邦則忠
孝於君親自興兵之來天下以三司之泉皆名直進獨我公以俸錢爲直進三司之運悉如舊焉闕
庭大稱其美牧人則父母於生民造塔四其一曰壽山以昭
皇帝辛酉歲西巡發誓願以祝熊羆乞車駕之復宮闕

其二曰報恩多寶定光追薦於先世其三其四大中神
光爲軍旅也爲人民也繕經五藏其二進於上其三附
於壽山定光大王意同乎塔月三其齋或千僧或千佛
疏乎誠首則君親次則軍旅人民而已後焉況斯佛已
之而不已與賓席將校步乘衆庶共成之故其地出明
珠海出珊瑚幾於蓮花妙品之繁車渠瑪瑙幡幢瓔珞
周乎多寶之湧也

開元定塔基掘地丈有五尺之深得寶珠坐以金錢又於海中得珊瑚樹

凡二百餘株矣

夫其玄貺之如彼靈感之若此則斷一臂衛一

方斯昭昭矣豈與彼而論哉某是輒奮筆而無愧爲其
詞曰

託入佳夢鑄成鴻鑑毫光法相銅肌金膚恍惚現形昭
彰合符不有爲也其如是乎唐一其宇越百其區伊閩
之設於地之殊西城甌仞東塹鰲隅匪德莫處惟仁靡
逾懿其橐籥飛作醍醐焦山草木不得不蘇苦海波瀾
不得不枯仙花罔謝慧日寧徂永茲一方盤石其都

莆山靈巖寺碑銘

釋波東流湧爲花宮花宮之構咸宅靈秀靈秀之啓其
或神授則知融結之始已有待於金聖人也粵靈巖寺
乃甫山之靈秀焉神授焉懿夫嶽立大山堆下數峰面
乙臂坤石嵌松瘦昔梁陳間邑儒滎陽鄭生家之生嚴
乎一堂架以詩書既而秋一夕風月清朗俄有神人鶴
髮麻衣丈餘其狀見於堂曰誠易茲爲佛宇善莫之大
生拜而諾瞬而失旋以堂居僧像佛獻其居爲金仙院
即陳永定二年庚申也

鶴髮麻衣西天之謂故號金仙

山水推其奇鶴

髮增其異緇錫日萃院落日峻隋開皇九年昇爲寺焉
左漱寒泉右擁疊巘危樓豁壺公之翠上方視鱗海之
波唐景雲二年辛亥寺僧志彥入內背文講四分律睿
宗嘉之錫號聰明彥因獲言所居寺之自復有僧無際
持妙法蓮華經感石上湧白泉僧歿而泉變清焉遂膺
敕額爲靈巖寺太和二年殿中彭城劉公軻幕提泉印
聆寺之勝不却而宿候吏不疏而午掬泉而漱隨手以
涸其石今坎於上方之上其僧復有玄悟玄準慧全省

文靈敞無了悉間生祇園堅持密行或臨壇表德或降
虎示真厥衆如雲厥施若市洎武宗皇帝乙丑之否邑
之東有敬善寺民井而居之乾有玉澗寺民畝而田之
獨茲之奇豪人互以金輸爲幽宅之卜若有之衛竟不
克遂敞公了公乃除帽首條腰沈蹤處晦逮宣宗皇帝
之復索之於石罇雲根歸之於蕪基燒址山靈之感行
羶之慕投金執斲匪招匪勸不越閨而其宇鱗鱗其徒
翼翼敞公咸通六年秋八月云滅靡風而大樹折庭靡

觸而大殿傾瓦了公八年冬十月坐亡色身不壞今龜
陽之號真身大師者也則知僧以行而神其亦地以靈
而感若乃軒軒月殿藹藹松門醍醐雨天瑤璃鏡地慧
燭九枝而吐燄慈雲五色以垂陰推於甌越居之甲乙
今僕射瑯琊王公牧民之外雅隆淨土論及靈勝以爲
東山神泉之比神泉寺在府城之東山其泉亦自僧感而湧也繕經五千卷於
茲華創藏而藏平焉即天祐二年春二月也初侍御史
濟南林公藻與其季水部員外郎蘊貞元中居茲而業

文歐陽四門捨泉山而詣焉

四門家晉江泉山在郡城之北其集有與王式書云

莆陽讀書即茲寺也

其後皆中殊科御史省試珠還合浦賦有神

授之名水部應賢良方正科擅比干之譽

策云臣遠祖比干因諫而

死天不厭直吏生微臣也

歐陽垂四門之號與韓文公齊名得非山

水之靈秀乎元和才子章孝標邵楚萇朱可名寄詩以

題大中中

宣宗元年丁卯號大中凡十三年

潁川陳蔚江夏黃楷長沙

歐陽碣兼愚慕三賢之懿躅葺齋於東峰十年咸通乾

符之際

懿宗元年庚辰改咸通凡十四年僖宗元年甲午改乾符

豪貴塞龍門之路

平人藝士十攻九敗故潁川之以家寃也與二三子率
不西邁而愚奮然凡二十四年於舉場幸忝甲第東歸
之尋舊址蒼苔四疊嘉樹雙亞今東峰雙龍眼樹即
往歲書齋之庭陰也訪
舊僧雲扃十扣雪頂一存於是謹祝金儀益誓丘禱以
謝茲山之靈秀刻銘貞石兼補前賢之未述其詞曰

山奇孕神地勝惟靈螢窻既夜鶴髮斯形一畝請宮雙
蓮建扃洞深夏寒林茂冬青松竹鏗樂峰巒豁屏晶迷
蟾窟茫眺鮪溟持經僧志湧石泉冷四分律講萬乘君

聽勅飛額降寺以靈名不有地祥焉動天庭大士鴻生
珠明桂馨良牧聳聞華構藏經浩劫不泯匪茲曷丁敬
祝巉巖勒石以銘

龜洋靈感禪院東塔和尚碑

三教之垂萬古也咸以師弟子授獨釋氏之師弟子削
姓以名別爲父子之流葉東塔和尚葉真身大師其道
偕極不可思議以父子言克盡弓裘之善和尚法號志
忠俗姓陳世居仙遊祖諱璠父諱筇繼以好尚山水崇

佛友僧生和尚自於乳抱鼻逆羶辛九歲詣真身大師
爲童子一見之兩如宿契年十五落髮初大師之卜龜
洋也雲木之深藤蘿如織狼虎有穴樵採無逕俄值六
眸之巨龜足躡四龜俯仰其首如作禮者三逡巡而失
遂駐錫卓庵名其地曰龜洋焉龜洋之泊也孟不及村
畬不及菑山產菜號苦蓋以之充卵而齋惟大師與和
尚俱歲移月更名馳迹漏檀信尋而施漁獵投而事時
謂之二菩薩僧其地或來人之稍乖嚴潔則立有蛇虎

驚吼之恠及武宗皇帝乙丑之否棄之而條帽潛匿大
師允檀信之迎隱於數家和尚棲於巖穴之內不離茲
山相伍者麋鹿馴伏者虎狼旣而靡耕菑杜施丐還取
苦蓋之卯至今茲院之逢歉歲一卯之風不泯宣宗皇
帝復寺之始議者以靈巖之奇勝非我菩薩僧不可以
宏就由是都人環乞大師以居故和尚獨存龜洋之址
焉松堂揭而覺路喧天金磬敲而道花滿地誠以上昇
道士不受錄成佛沙彌不具戒和尚且不之然旋將西

遊受具足戒於襄州龍興寺大中十二年東還由廬陵
與草庵和尚值草庵曰來自何山曰六眸山曰六通乎
曰慧非重瞳和尚蓋行高而言寡是日對答如流既及
本人地愈盛院落則不營而峻供捨則不化而來咸
通三年靈巖力圓乃迎大師返於茲八年大師坐亡法
身不壞南北歸敬闐然無時和尚以之煩十三年遂南
五步里之山得峰之秀室而禪焉即今南畝也廣明元
年弟子智朗惠朗玄鑒藏輝景閑弘幹鴻超悉以植性

祇園分光慧炬以謂我大師承法馬祖親得心印則和
尚焉今以宿曉而晦辭煩即靜不可使六眸靈感之地
留形示滅之異葉其葉而不之大乎於是趺乞歸於院
將以弘張法輪式救迷津其如感通雖然現沒有數中
和二年是時公尚未登甲科龍集壬寅三月十日示滅壽年六十
有六僧夏二十有五後二旬之一日建宰堵波於東岡
焉嗚呼和尚之道不粒而午不宇而禪與虎狼雜居所
謂菩薩僧信矣其三月之朔語其衆曰至道之有顯晦

師弟子不欲雙立昔大師之去也留形爲之顯今吾之行矣速藏爲之晦故將儀貌若生而蓋棺晦朔不逾而啓土從付囑也其上足景閑弘幹以凡紀道名須資詞筆懇賁行實扣愚求文某早訪蓮局今悲松塔敢辭抽思用刻貞銘爲之銘曰

六眸獻山二葉開蓮號及菩薩正真自然雲林匿迹狼虎叅禪仙花撲地智月懸天示滅之滅顯晦岐焉布金左岡建塔開阡實歸上界寧曰下泉松風柏雨空悲歲

年

華嚴寺開山始祖碑銘

師法號行標俗姓方祖榮父安甫之盛族師生於建中
二年辛酉齡亂即穎悟異於諸童九歲投玉澗寺監寺
神皎出家將二年皎嘉其拔萃命之落髮師以梵行未
至不敢預大僧數至貞元十七年

時師年二十一

方薙鬚髻翼

日遽講所習涅槃經一寺歎服既而辭其師北遊抵京
薦福寺受戒品詣章教大師法會章教奇之令首其衆

凡十年士君子之造者無不聳慕尋爲功德使推入道

場憲宗善之元和十一年

丙申師年三十六

東歸復于玉澗焉

法雨隨車慈雲被物洎武皇帝

會昌元年辛酉

除佛舍籍釋子

於戶部師則中華陽衣縫掖晦迹樵客廬于西巖石室

律身守道如居千衆及宣皇帝復寺

大中元年丁卯師年六十七

刺

史瑯琊王公迎以幡花舍於郡開元寺俾爲監領大中

六年

師年七十二

師以環足之煩擁旅之數乞歸故山先時

玉澗之北巖泉石之奇也卜而居之縣令中山甄宿與

甫之士庶爭沐醍醐共隆蘭若煙巒蔽虧朱碧掩映前
俯平川後峙奔嶠地自人勝名由道高刺史河東薛公
仰其孤風復馳開元之僧衛以入郡日扣華嚴大義幾
忘食寢洎解印與之偕至北巖題之爲華嚴院以徹祠
部焉師咸通六年七月五日示滅壽八十有五僧夏六
十有四後四十有五民建窣堵波于西岡十一年其徒
從紹疏師行實于闕昇其院爲華嚴寺有徒三十人皆
肅肅可觀不忝師門於戲師儀梵骭麟言詞雅直沖默

而明敏慈恕而剛毅儒書皆通三皇五帝之道言未嘗
及而人知其博古也經論綜貫天堂地法之說舌未嘗
舉而人皆務崇善也所至清風凜凜政所謂釋子之高
傑者也弟子道光道圓令詢悉器傳師道愚冠扣師關
壯以隨計乾寧二年忝登甲科東還薦造金地歲周三
紀膠掌而拜影堂腹藁而銘遺美不可使桑門大士泯
而無述焉故銘曰

智月不缺乘虛照物道花不衰吐艷無時洞徹照灼傑

然吾師稟薦福戒分章教枝厥宗得雋內庭擢之銜香
徹印雲間資期數有汗隆道無磷緇德風徒襲法舸寧
維山幽跡高身沒名垂松塔雖故竹毫可追稽首影堂
敬刻斯碑

福州雪峰山故真覺大師碑銘

大師法號義存長慶二年壬寅生於泉州南安縣曾氏
自王父而下皆友僧親佛清淨謹志大師生而鼻逆薰
血乳抱中或聞鐘磬或見僧佛其容必動以是別鍾愛

於膝下九歲請出家叶而未即十二從家君遊莆田玉
澗寺寺有律僧慶元持行高潔遽拜之曰我師也遂留
爲童子焉十七落髮淳朴貞古了與流輩異暨武宗皇
帝乙丑之否乃束髮於儒冠萊中而蓬跡來府之芙蓉
山弘照大師見奇之故止其所至宣宗皇帝之復其道
也涅而不緇其身也褻然而出北遊吳楚梁宋燕秦受
具足戒於幽州寶刹寺訖巡名山扣諸禪宗突兀飄飄
雲翔鳥逝爰及武陵一面德山止於珍重而出其徒數

百咸莫之測德山曰斯無偕也吾得之矣咸通六年師歸於芙蓉之故山其年圓寂大師亦自瀉山擁徒至坐

于怡山王真君上昇之地其徒熟

熟師已嗣德山

累累而款關

師拒而久之則有行實者始以師同而議曰師之道巍巍乎法門圍遶之所不可造次其地宜若鷲嶺猴江之爲卜府之西二百里有山焉環控四邑峭拔萬仞嶮崿以支圓碧培塿以覩羣青恠石古松棲蟄龜鶴靈湫邃壑隱見龍雷山之半頂之上則先冬而雪盛夏而寒其

樹皆別垂藤蘿羊茸而以爲之衣交錯而不呈其形奇
姿異景不可殫狀雖霍童武夷無以加之竇閩越之神
秀而古仙之未攸居誠有待於我師也祈以偕行去秋
七月穿雲躡蘚陟險昇幽將及之師曰眞吾居也其夕
山之神果效靈翼日巖谷爽朗煙霞飛動雲庵既立月
構旋隆繇是柅法輪於無爲樹空門於有地行實乃請
名其山曰雪峰以其冬雪夏寒取鷲嶺猴江之義始則
庚寅逮於乙未師以山而道侔山以師而名出天下之

釋子不計華夏趨之如赴召乾符中觀察使京兆韋公
中和中司空潁川陳公每渴醍醐而不克就飲交使馳
懇師爲之入府從人願也其時內官有復命于京語其
道其儕之拔俗悟空者請蛻浮華而來剃僖宗皇帝聞
之翰林學士訪於閩人陳延郊得其實奏於是聖錫眞
覺大師之號仍以紫袈裟俾延郊授焉大師授之如不
授衣之如不衣居累夏辛亥歲朔遽然杖屨其徒啓而
不答雲以隨之東浮于丹丘四明明年故府侍中之有

無諸句尅句洗兵於法雨致敬於禪林馥師之道常東

望頂手後二年自吳還閩大加禮異今閩王誓衆養民
之外雅隆其道凡齋僧構刹以之龜焉爲之增宇設像
鑄鐘以嚴其山優施以充其衆時則迎而館之于府之
東西甲第每將儼油幢聆法輪未嘗不移時餘乎一紀
勤勤懇懇熊羆之士因之投跡檀那漁獵之逸其或弭
心鱗羽戊辰年春三月示疾吾王走鑿鑿至粒藥以授
師曰吾非疾也不可罔子之工卒不之餌其後札偈以

遺法子函翰以別王庭夏五月二日鳥獸悲鳴雲木慘
悴其夜十有八刻時滅度俗壽八十有七僧臘五十有
九以其月十五日塔其藏焉其塔也其徒僉云以山之
奇堂之峻法堂也大師之生也王去聲是其歿也不宜捨諸

故坎其中焉若干尺之高若干尺之周皆彫珉石錯火
壤磷磷然葉葉然四隅則環宇以庥玲瓏窳窳雲霞時
入風雨罔侵其日奔閩之僧尼士庶僅五千人閩王姊
之子降左金吾衛將軍檢校刑部尚書延稟始陳祭是

設齋焉大矣哉大師之見世于是罔量其僧邪自始及
茲凡四十年東西南北之夏往秋適者不可勝紀而常
不減一千五百徒之環足其趨也馳而愈離辯而愈惑
常曰三世諸佛十二分教到此乃徒勞耳其庶幾者若
千人其一號師備擁徒于元沙今安國也其二號可休擁徒
于越州洞巖其三號智孚擁徒于信州鵞湖其四號慧
稜擁徒于泉州招慶其五號神晏今府之鼓山也分燈
之道皆膺聖獎錫紫袈裟而玄沙級宗一大師招慶玄

晤大師鼓山定慧大師之命焉其曹早曰法雖無說名以文垂自少林之逮曹溪無不刻碑而紀頌我師其默乎一旦惣其曹句首曰從智如堵而扣愚求文某老且病刊勒之加多已辭避欽師之道不覺聳然偉夫恭聞釋波之東注也流其象則不流其旨流其旨則不象其形厥初大迦葉之垂二十八葉至于達磨達磨六葉止于曹溪分宗南北德山則南宗五葉大師嗣句其今六葉焉雪峰之分玄沙洞巖鷲湖招慶鼓山其道皆離貝

葉以祇其七非某之能言也但美數公歲筵其葉衆多
殷勤之請遂爲之銘而應其求其詞曰

曹溪分派誰繼南宗一言冠絕六葉推雄無物之物非
空之空不瑩而明不增而隆縮靡秋毫舒靡鴻濛不有
靈鏡曷揚真風懿彼閩越魏乎一峰洞壑斯異雪霜罕
同天之有待師也云鍾名將道協跡與仙崇奔走厥徒
百千其叢庶幾幾人莫不玄通分燈照耀樹本玲瓏聖
君寵疊賢王敬重不生不滅曷始曷終刻貞石於斯文

旌厥德於梵宮

黃御史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黃御史集卷六

唐 黃滔 撰

墓誌銘

司直陳公墓誌銘

姬孔之教與日月以懸天顏閔之馨作芝蘭而出地可不誅清塵於桂苑揭貞石於松阡叙白楊之別生悲風示黃壤之下藏嘉氣者哉漢太丘長二十三世孫南安縣尉諱真生處士薨薨生大理評事齊忠信篤敬不類

今世嘗有白雀巢其庭宇佳蓮產其池塘識者謂其後必大有子九人皆力儒學公其長也諱嶠字延封韶甌好學弱冠能文與高陽許龜圖江夏黃彥脩居莆之北巖精舍五年而二子西去復居北平山兩地穴管寧之榻十霜索隋氏之珠然後應詔諸侯求試宗伯而以咸通乾符之際龍門有萬仞之險鶯谷無孤飛之羽才名則溫岐韓銖羅隱皆退黜不已故公自丁丑之及丙申高價馳而逸步躋旣而大盜移國德公文行之深者安

州鄭郎中誠孫拾遺泰嘆而勉之久乃持輦下之屈名
適蜀中之貢府致鄉士倒屣場席開路清風旣爾竊為
權官沾諸將求識而薦之公時已出經試比言之者

缺一

字

策帑而亡是舉光啓二年收開三年榮登故相榮陽

鄭公禮部上第大哉公為人謹信居家純孝事繼親彌
善廬先君墓泣血有聞其所為文扣孟軻揚雄戶牖凡
三百篇有表奏牘頗為前輩推工且大唐之設網士得
之於是者歲幾人焉矧復有避官者之節若走衝虛之

車馬榮陽公自以得人其春首門人脫麻攝京兆府叅

軍司空太原公帥閩解榻以

字缺一

辟之為大從事受大

理評事兼監察御史令府相繼擁于節旄益賢其參畫

奏大理司直兼殿中方期輟從藩屏入踐諫垣不幸寢

疾浹辰不起矣享齡七十有五光化二年十月三日鳴

呼將來失其龜鏡斲者喪其般倅雖登大年終恨朝露

三年庚申正月十七日丙午葬于泉州莆田縣崇教里

北平故山禮也公兩娶魯國林夫人榮陽潘夫人其子

三人仲曰說買石太湖刊文愚與公同邑閩越江山莆陽為靈秀之最貞元中林端公藻冠東南之科第十年而許員外稷繼翔其後詞人疊疊若陳厚慶陳泛陳黯林顥許溫林速許龜圖黃彥脩許超林郁俱以夢筆之詞竄金之學半生隨計沒齒銜冤曠乎百年而公追二賢之後七年而徐正字寅捷八年而愚缺一字莫不江山之數耶猗歟昔之負高才不以位而碑者襄陽惟孟先生焉今也累懿德不隆位而碑者以陳夫子始愚沾巾

宿草無媿抽毫其辭曰

江山之秀鍾乎人純孝高節并其身掬茲二美摛為雄
文以之登桂科以之列蓮賓斯為君子誰曰未仁嗚呼
九原宜樹貞珉

祭文

祭陳侍御

嶠

維光化三年歲次庚申正月庚寅朔十五日甲辰將仕
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黃某謹以清酌之奠敬祭于侍御

陳君延封之靈伏以靈閩之江山莆稱秀絕首武德之
科級自貞元之英哲其後繼生碩儒疊疊鴻都交懷荆
璞互握隋珠皆指期於拾芥終慟哭於彎弧洎宣皇之
後年則夫子之斯出持曾參之孝行袖孟軻之文帙薦
賦諸侯上書聖日射宮而勁挺弦矢藝圃而歲蕤華實
難亨者吾道難偶者至公管仲三奔非戰之過孫弘十
上蓋時未通七千里而辛勤上國二十年而惆悵東風
人皆一一以興憤我獨孜孜而養蒙旣而鳳闕飛塵龜

城挂榜儀曹方急於中興權官輒窺其上賞殊不知楊
吟誦於夫子景薦延乎商鞅古為不然吾肯斯倣誰不
竒夫子之節誰不高夫子之名冰霜却污松栢居貞渭
水之釣有守武城之逕寧行逮夫岷峨歲改歧雍煙清
天子復含元謁見有司新都省權衡巍巍令聞赫赫嘉
聲遂從寰海迴翥蓬瀛振輝光於甲乙開道路於孤平
望高而先脫麻衣家遠而須榮鄉土十二人林君茂躅
一百年莆邑大數君侯設醴以前席里巷拜塵而如堵

雷車轆轤鶴駕翩翩初命就門見東周之三語前程不
日俟西漢之七遷旋以孔罇引滿徐榻解懸白璧黃金
而疊矣玳簪珠履以加焉列藩所得者賢才古人所重
者知己既將推珍於席上豈獨矜詞於雪裏莊周說劍
則韓魏呈鐔郭隗昇臺則樂鄒覲止繡衣曜日驄馬嘶
煙飛詔而賓階次第假途而棘寺盤旋莫不漢帷駐策
薛石留牋從容渥澤寵異淹延胡言薤露忽敗椿年嗚
呼石火風燭驚波逝川聖賢之不免矣古今之共痛焉

某江鄉則中外親姻帝里則參差硯席干名而後乎一
紀論友而仰乎三益蟬槐結念幾同京洛之愁鶯柳看
時各署神仙之籍別來輦下歸自甌中塵忝而却詵桂
綠因依而王儉蓮紅斷金益固投漆攸同見行藏於柱
史論倚伏於塞翁實期以始者文場之懿德邇來使府
之清風伏蒲北省起草南宮更雪當時之冤滯少為吾
黨之隆崇是何天之喪道之窮恩恩大夜默默玄穹某
復曉夕以思江山之事林君則以合浦垂名夫子以申

秦得意高步斯振宏規靡異前輩曠世後來遂志俱蟠

使下之柏俱擅乙中之二

林端公貞元七年首闈越之科第以珠還合浦賦擅名後

十年莆邑許員外榮登自此文學之士繼踵而悉不偶時曠八十七年始鍾於延封其文以申秦續篇擅名後六七年徐正字及第兼某塵忝林端公同延封膺皆第十二人皆開路於後人皆終使府大判官判官皆柏臺林荆南延封閔中也推是言之豈偶然耳賢哲相望今昔一致鳴

呼延封昨日而冰壺仙霧令辰而丹旆芻靈雖死生之理能一終痛傷之懇罔寧況以平生樹德幽宅刊銘無慙郭泰之賢賤毫曷措爰枉趙岐之寄涕淚交零水咽

雲愁風悲日暮精靈一閉於泉壤歲月空蒼於壠樹椒
壺略備蘭俎聊具申永訣於斯言庶冥感其誠素嗚呼
哀哉

祭先外舅

伏以彼蒼者穹禍淫福善噫何斯言之或謬歟錢鏗壽
而顏淵天盜跖牖而嵇康刑屈原冤而文考溺冉惡疾
而左喪明胡其然哉胡其然哉伏惟明靈柳蔥松峭山
嶷鶴孤落落君子行行魯儒始者辭鷗西邁希鵬北徂

高高蟾桂赫赫鴻都和贄之寧三泣宋盧之俟一呼而
以氣直志大數竒道汙大中季之計車奔走咸通際之
名路崎嶇於是涕唾聲華毫釐簪笏枕中罷競於名位
壺裏別窺於日月東尋玉錄則龍虎差我南訪金沙則
羅浮突岫北固風清西陵月明蘭舟泊岫金磬飛聲塵
埃謝傅之叔姪夢寐茅家之弟兄古觀秋住靈蹤日行
松下之齋宮肅肅雲山之醺火熒熒壚燃北癸鼎化西
庚羽人傾蓋府帥投誠

說浙西周

體范居陶象端適衛蓋婚

嫁之須了匪貨財之所繫愈高雲鶴之逍遙益笑匏瓜

之繫滯何武江都蕭牆禍儲羊腸莫守蝸角旋孤

說淮南高

蕭條陳蔡之圍聖賢大困惆悵崐崙之火玉石俄俱綿

邈吳山蒼茫閩海遽聲沈而響絕荐時移而歲改絡秀

愁積孟光泣倍山頭之鶴駕無覩水底之鯉書空待宅

相征輪梁園洛濱見徐甲之移主知伯陽之蛻身海山

失翠烟樹亡春某竊惟早歲忝拜清塵蒙以拾青相器

投漆相親鑒義之必晉朝名士識陳平為漢代英臣爰

將淑女俾結嘉姻十載不攀於桃李兩誠空貫於松筠
愚以感明靈之殊義戴明靈之至仁金重季布枝輕卻
詵逡巡東越拖擲西秦實期歸釣嚴灘終棲鄭谷戶外
山碧樽中酒綠將仰止於樂水冀參差於衛玉豈意寂
寥音信髣髴幽明聖人之齊始卒君子之一枯榮天上
之鵲橋宜度人間之駕被須成開簾烏轉迴轡蜩鳴東
牀則黯黯愁色南渭則哀哀哭聲嗚呼哀哉平生氣槩
昔日忠貞龜齡曷昧駒隙斯驚在物之理豈人之情愚

輒疑道家有形全氣全兵解木解考斯事矣或其義也
不然者胡埋南祖之蛇罔念北翁之馬嗚呼哀哉列塚
開阡重泉九原古之所制令也斯存伏惟明靈魏夫人
遺蓮鋒而取喻葛仙翁塋竹枝以為論固以神遊蓬島
洞入桃源然則不樹松柏罔貽子孫是用葬喬山之冠
劍招湘浦之精魂滕公啓室宋玉申言曰楚山青兮淮
波綠劉雞飛兮隨鷁覆遺蹤脫屣辭彼俗楊柳霜多不
堪矚螺江淺兮甌山陰繼昇天兮徐董任風為輪兮雨

為轡東歸來兮北追尋陳桂席兮奠椒漿樹馬鬣兮開
壽堂千秋萬歲兮舊江鄉魂歸來兮山之陽詞咽淚迸
猿悲鳥傷東波送恨西日沈光雪耀霜明而莫覩芝焚
蘭蕪以空芳孀妻捧奠出女尸喪嗣男而杳杳江嶺鄙
子而明明肺腸劒以求心而克許樂以悲告而寧忘願
明靈之冥感鑒蘋藻於壺觴嗚呼哀哉

祭崔補闕

道融

故右補闕博陵崔府君之靈惟靈大唐有進士科無巖

穴詔故鵠版之降不易其人元和之起也則有陽諫議
城凜凜清風其不起也則盧諫議全昭昭高道一以權
豪之忌空福道民一以堯舜之世但樂箕顓其後陸君
洿以忠勲應召惠君寔以忠諫赴徵未委起草伏蒲何
如人也洎博陵崔君之生也迴稟高奇兼之文學近則
繼李飛之蛻隨貢遠則同毛義之志奉親東浮謝公舊
州式避戈戟遁於仙巖濬谷克業經綸而以酒美肉羶
澤馨川媚五避三顧懸榻開樽不辭小國之權蓋切高

堂之養既而大君之思夢說四輔之急薦雄繫三詔而
就門參七人而列職仲舒謁帝必演春秋呂望投竿定
為師傳奈何龍蛇起陸烏兔無光莫扶劉氏之宗祧空
泣哀安之涕泗甌中越絕養素守蒙賢王之結嘉姻時
議之期良輔豈意皇天不祐白日無憑消渴之亟茂陵
少微之入瑤桂芝焚蘭蕪梁壞山頽雖人生之有定期
實士德之為不幸嗚呼閨中二月烟光秀絕脂轄赴闕
鯤鳳嘈囀其猶南浦魂斷北梁涕咽而况昨日軒車令

朝塗芻唱薤露以出門飛粉旌而戒途五離擇日九泉
卜居其在樵蘇其在博沽至於路行尚皆悲吁矧其嶽
嶽之曰男子鏘鏘之號魯儒識通龜策握耀蛇珠數百
篇有唐之詩數千字中興之書國風騷雅王佐謀訐沈
光之猶衝斗垂翼之未搏扶賈志歿地其痛何如雲物
為之無色剛忍為之不愉某飲風永嘉傾蓋無諸多君
於士元廊廟待我以叔度陂湖交言既異投分斯殊方
俟彈冠仰脩程於霄漢誰云執紼悲落景於桑榆豈鬼

神之害良善而吉凶之昧賢愚顏回先死盜跖後殂世
之災青生之毒痛愴恨風燭淒涼隙駒有匪豐俎酒匪
馨壺歎松蒿而永往託蘋藻以聊舒明靈有感鑒而歆
歟已乎已乎噫噫

祭陳先輩

鼎

惟光化四年歲次辛酉正月二十七日祭于陳君之靈
閩山秀氣魯國清塵天之授受鍾我仁人卓矣生世學
而立身衛玠則旁輝其舅曾參則大孝於親始者隨計

歸越上書入秦擅價而侯門傾動呈功而鳳藻精新咸
通之年九霄也鷁路乾符之際萬仞也龍津旣而甌嶺
經兵蜀川迎帝匪無隨駕之懇實切問安之計肩負焦
飯志銷丹桂雖深藏豹之誠難遏化鯤之勢都堂昔日
困一千輩之交鋒大國中興作第二人之登第杏園醉
後華表歸時往歲井邑茲辰羽儀旋屬姑蘇積疊勾踐
興師於是板輿避地草檄從知百越之江光洶湧四明
之山翠參差長鯨旣別逸足難羈東別朱門南還故里

一朝而奄至泣血三載而蔑聞見齒仲由此後千鍾之
祿悠哉毛義終身一檄之榮已矣脩程不顧盛德逾馨
田園草綠戶牖山青與夔龍而抗跡追園綺而忘形且
期齊鶴算壽陟龜齡是何脩短之期莫測吉凶之閔難
扁明神罔祐大禍斯丁士林慘怛詞苑伶俜某始自童
年至于壯歲江鄉為竹馬之友京輦作谷鷖之會三朝
被刖棲遲泣荆璞之艱十上遭時次第到瑤蟾之內誰
言倏忽遽嘆存亡痛人琴之俱絕緬膠漆以空傷嗚呼

用新平生德行曩昔文章近則孟浩然雖人間不仕遠
則卜子夏乃地下為郎誠以高科而貞退固從陰陽以
舒張逝水東流跋烏西匿昨辰而椒桂獻酬今日而藻
蘋滴瀝且彭祖之延永壽亦至銷磨而巨卿之哭故人
得無悽惻況乎東西多故南北遙程不得親隨薤露送
別於塋旣闕殷勤而執紼空將嗚咽以沾纓謹以依稀
蔬果一二精誠願冥符於盼嚮申永訣於幽明

祭林先輩

用謙

維光化三年歲次庚申十一月日敬祭于林君執光之
靈惟靈夫渥洼之足以千里之為程已馳之而俄沮懈
谷之音以六律之為府既叅之而忽泯夫不永其終始
何痛如之嗚呼林君得以言矣君負相如之詞賦慕郗
氏之科名一紀秦城千門襴刺雖衆口大馨其鳳藻人
罕如焉而三春累困於鸞喬數何奇也然則女貞而十
年必字藥靈而九轉須成果契至公克昇上第既已東
堂得意南國言旋龍珠則動彩於握中雁序則增輝於

天際將冀盛清風於吾道豈期歎逝水於人生屈原之
難問者天蔡澤之不知者命螺江煙景方翻丁令之羽
毛駒隙光陰俄啓曾參之手足誠壽夭靡移於夙契且
鬼神何害於善人禍福吉凶悠揚曖昧淒涼物理慘怛
人情今則壽域斯開貞魂永蟄壠頭水咽山上雲愁鄧
攸之繼世無兒語留身後崔曙之遺孤有女詩在生前
雖衰盛之同休亦存亡之至痛某京闕進退硯席參差
幸忝先鳴彌欣繼捷未賀桂枝之入手忽從薤露以傷

心脩短有茲吁嗟何極靈輻戒路丹旒飈風遠寓丹誠
聊陳薄奠願垂冥感鑒歆於斯嗚呼哀哉

祭右省李常侍

洵

惟靈金石呈姿陂湖稟量伊彼昭代生乎德門膺河清
嶽峻之期擅賈虎荀龍之號時稱最怒

賈家三虎
偉節最怒

家謂

無雙月中則桂樹連枝日下則鴛行接翼故得隣家醜
婦競顰西子之睂洛下諸生皆掩謝公之鼻爲大廷之
領袖定千古之風流旣而魏闕飛塵蜀都迎駕雖則急

賢于行在而志作賦於閒居留連雲水之煙波容與松
江之歲月其奈珠以川媚蘭於澤馨從吳苑之琴樽疊
堯天之雨露金臺蒲省驄馬螭頭誠幾三顧以就門猶
作八元而在野其後七昇赴命二妙對敷天駟呈材蛟
龍得水入鼇山而侍從登鳳閣以優游名由實生位以
德舉天子乃擢王褒為諫議昇孝若於貂璫前彰潤色
之功後養變調之業旋以機槍未落岐雍多端忘越嶺
之崎嶇慕荊州而倚托東閣之留連斯重北轅之行邁

方營誰料彼穹者天俄奪之魄漳濱一鬼驟苦劉楨殷
氏兩楹遽鍾夫子山頽梁壞壁碎芝焚雖人世之死生
實士林之摧沮今以湖湘梗澀伊洛迢遙北邙之路連
天松楸莫附南巷之號至血丘壠權宜燵雲慘澹於原
頭猿鳥悲涼於林際某曩從上國獲戴殊私近慶外藩
薦承厚顧每佇十旬之入拜寧期二豎以來攻彭殤雖
謂其同休幽顯其如乎永隔靈輶戒路丹旄飈風昨辰
而椒桂獻酬今日而蘋蘩滴瀝人生到此天道何言雙

淚空流九泉無曙東波鳴咽西日蒼茫輒寓茲誠謹陳
薄奠敢祈冥感髣髴歆斯

祭司勳孫郎中

惟靈趙璧呈姿隋珠稟價爲乎國器生之德門劉家則
三墩揚芳馬氏則五常擅美故得數枝郗桂交茂鵠原
一本田荆分輝雞樹理窟則曲臺得雋寶人則華省垂
名繇是迴拔蘭宮騰光水鏡臺推二妙日俟七昇不幸
岐雍多艱干戈未偃補傾乏石救濁非膠爰攀雁序於

五湖因轉驥程於百越誰料皇天不祐彌爾斯縈遽折
椿齡俄隨薤露山頽梁壞芝蕤蘭焚雖脩短之有定期
實簪紱之為至痛今則江湖梗澀京洛迢遙權卜靈崗
寓安壽域川上之東波鳴咽雲間之西日慘悽大夢莫
迴下泉長暮某早于輦轂歷踐軒牆旋振羽於丘門獲
陪塵於阮巷顏回短命旣恨當年溫氏冥裝復從今日
人生若此天道何言涕淚空流幽明驟隔嗚呼哀哉輒
車明發丹旄晨飛輒憑蘋藻以寓誠用薦塗芻於永訣

願垂冥感髮髯鑒歆嗚呼哀哉

祭宗員外

故軍倅觀察推官檢校主客員外郎廣平宗君希邈之
靈惟靈物有盛則有衰人有生則有死古今不易之數
毫髮無差之理然則厥壽苟百壽終則滅厥身苟脩身
歿名留是以顏子夭而其言不朽原壤老而於道何求
吁嗟希邈藹然清休蘭杜敗而終馨松柏折而終秋德
木千尋人材八尺曼雲鶴於風裁濺陂湖於胸臆旣而

臺築黃金禮先白壁為席上之至珍運幕中之婉畫洛
水波清泉水山翠橫優游五府輝映雙旌兩地之隆崇物
望一方之煦妪人情絲是入曳珠履出居武城尊俎克
彰於令譽絃歌迴振於嘉聲才業大聞君恩薦至爰從
棘寺以寵陟旋慶蘭宮之澤被丹鳳飛詔銀魚受賜雖
棠陰蓋地能資樹德以行春而醴酒疊觴終以持盈而
戒意九仙樹碧八座塘深駐清源則一府延頸赴無諸
則一郡沾襟嗚呼希邈持何道致人如斯之欽豈非秉

仁義忠孝以行已無是非毀譽以萌心者哉奈何晉公
二豎漳濱一鬼惡去藥石之內樂入膏肓之裏再耕惡
疾以相攻長卿消渴而不止艾煙百冗藜杖二年禍被
三彭之所迫靈非九轉以寧痊嗚呼哀哉石火風燭驚
波逝川誠脩短之無改矣奈痛傷之有等焉芝焚桂藝
壁碎珠捐至於行路孰不涕漣愚一揖清塵偏容瑣質
初憐淡以如水後乃投而若漆十年之寒暑無變三益之
金蘭愈密洎夫秦城駐跡儉府叨招竊惟上榻幸忝同

寮南貳隼旗雖寄懷而稠疊北依龍節終積戀以迢遙
沙岬迎歡津樓送別且言不日之後會誰料終天之永
訣人生夢幻夫復何言世路存亡難勝痛咽嗚呼哀哉
昨日而牋函寓意今朝而蘋藻興詞駒隙之光陰如此
龜臺之學習何斯幽明驟隔音信無期加以道路脩阻
弓旌繫維慟哭寢門而莫逮叫號穹碧以奚為聊馳一
奠之椒桂用叙千秋之別離噫噫噫噫已而已而

祭錢塘秦國太夫人

惟天復二年歲次壬戌敬祭于故秦國太夫人之靈夫
生帝王則若丈母方鍾至聖生人臣則若陶母方降大
賢信夫韜昂宿之耀於胸襟擲嵩山之氣為懷抱豈容
易哉伏惟明靈天資婦道神授母儀金石不足喻其貞
明芝蘭不足表其芬馥訓逾孟織智邁謝園顏氏子則
提育聖人曹大家則師資諸女既作閨門之上瑞乃生
英傑於皇家立曠代之鴻勲擁兩藩之龍節食則萬錢
調膳祿則三世及親見綵衣則衣錦之姿見冰鯉則和

羹之味騰輝女史興詠國風推於古今實無倫比乃由
懿德致此大榮嗚呼靈藥難求流光易謝本冀霜松而
永壽忽驚風燭以斯零竟成舉世之悲傷空切至誠之
號慕其幸攀令嗣獲忝親隣論交既契於金蘭抹泣乃
同於親屬輒陳薄奠用表悲誠敢冀明靈依稀歆鑒

祭南海南平王

代閩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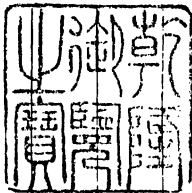
故南平王之靈惟靈五羊興區番禺巨壤漢為列郡唐
作雄藩總百蠻五嶺之殷有出將入相之盛是故地啟

嘉數天生大賢濬六韜三略之才謀韞五袴二天之政
術俾其於家受詔衣錦襦牙控二十四州之繁難當二
十八齒之美茂光揚千古冠絕一時鍾其明靈其昭昭
矣至若恢張霸業揚簸清波臺陟九層靡慚郭隗劒提
三尺授自呂虔爰持副貳之雄姿遂領節旄之重寄絲
是澤施甘露令肅秋霜掀文房武庫以連雲騰逸氣英
風而偃草上榻則阮瑀下賢則左車從善則軾問宣威
則斷案故得越伏波之銅柱獻欸而來感鄂公之鐵鞭

呈祥以見火山改色珠浦生光無煩處默之酌泉大鄙
趙佗之累土然後鳴鐘出入調鼎昇聞致交趾之封疆
歸石門之教化九遷渥澤克居浴鳳之池雙立節旄遠
過跼鳶之水雖士鮪列弟兄三地山簡兼荆湘四州語
未同年事推曠世嗚呼是何才德之若彼功業之如此
而彼穹者天不壽其齒畢雲龍之契會與龜鶴而等倫
矧天子方欲使降皇華恩宣金冊表裏東周之盛旌崇
南越之隆胡二豎之急攻竟三醫之莫救泰山頽壞俄

興孔氏之歌漢水淒涼遽罷羊公之市實國家之不幸
實藩鎮之不幸某早塵與國旋忝睦隣雖瓊樹之未親
若銅盤之已接方定金蘭之至分豈期幽顯之驟殊沉
以幸結良姻累交專介幕下崔員外昨馳禮幣嘗詣門
牆爰蒙執手之懽宏叙親仁之旨今則遽悲存歿益歎
彭殤故將荐舉征塵躬申薄奠九泉注望於歎逝以難
勝五月指期表同盟之必至嗚呼哀哉曩馳羔雁今遺
蘋蘩伊人事之有茲顧痛傷之何極然則荀龍賈虎大

馮小馮雖嗟松壠之長歸終慶荆枝而繼茂永言歡好
寧怠初終幸明靈之一臨鑒此丹赤嗚呼哀哉



黃御史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黃御史集卷八

八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_臣納麟寶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中書_臣王慶長

校對官助教_臣蔡鎮

謄錄貢生_臣戴天民

謄錄監生_臣胡曉春

欽定四庫全書

黃御史集卷七

唐 黃滔 撰

書

與王雄書

蒙示盛文拜納之日焉可無言某不業文誠可儷偶其辭以贅方寸既再而思夫儷偶之辭文家之戲也焉可齎其戲於作者乎是若揚優喙干諫舌啼妄態參婦德得不為罪人乎是乃掃降聲律直寫一二強名曰書幸

垂聽覽頃越之苧工遊蜀之錦肆錦工以之示肆人皆
哂越工曰誠紵雪之與梭霞異諸然其經緯之如此文
章之若彼咸言其極某今獲閣下之文雖莫我知亦庶
幾於越工之言蜀錦至如典謨之比寧敢輒言若復韓
校書兩寓沈先輩永崇高中丞安邑劉補闕已上十篇
書指陳時病俗弊叙述飭躬處已講論文學興廢指切
知已可否雖常人俗士聞見之亦宜感動況吾曹乎則
知綿十舉而未第者抑有由也夫以唐德之盛而文道

之衰嘗聆作者論近日場中或尚辭而鮮質多閣下能
揭元次山韓退之之風故天所以否其道窒其數使若
作騷演易皆出於窮愁也復何疑焉今之人皆謂番禺
駢寶貨遊者或務所獲某之來也得閣下之文為至寶
奇貨克所獲豈不厚於它人哉願閣下脂轄躍轡薦計
貢闈高取甲乙然後使人人知斯之寶貨異於是也元
次山韓退之之風復行於今日也無令鄭濬孫泰李瑞
閔廷言陳嶠數公寂寞而已幸惟志之不宣某再拜

答陳礪隱論詩書

隔違之久每思陸凱之風雅馨香故人秦樹吳江梅花
一枝為之寓某無陸君之風雅有故人之馨香越山台
嶽去年輒以詩八首為之贅督陸氏茂范君之報今某
切希吹之瓊瑤不知何以勝據焉况四始六義之莫備
匪萌是望伏蒙希吹錫以長牋飾之過詞不勝其驚悸
而後踴躍也敢一二陳之某始者匪故交之為詩劉希
咸通季初貢於小宗伯試禹拜昌言賦翼日罷特持斯

賦於先達之門忽叨見錢之目

俗云以詩為末錢而市物以賦為持錢而市物

是時張喬許彬林希劉皆咸有詩名而退飛不已某既竊其目尤疹二三子落空拳之所不敢俟終日遂更以賦數年以賓榻之無才畫勝景之多餘暇不能忘情於舊輒薦披榛焉予以寓誠敢期希畋之是知乎錫以長牋飾之過辭初捧之而驚悸旋諷之而踴躍踴躍之謂如見古賢焉何也希畋示以先立行次立言言行相扶言為心師志之所之以為詩斯乃典謨訓誥也且詩本

於國風王澤將以刺上化下苟不如是曷詩人乎今以世言之者謂誰是如見古賢焉況其籠絡乎天地日月出沒其希夷恍惚着物象謂之文動物情謂之聲文不正則聲不應何以謂之不正不應天地籠萬物物物各有其狀各有其態指言之不當則不應繇是聖人刪詩取之合於韶武故能動天地感鬼神其次亦猶琴之舞鶴躍魚歌之遏雲落塵蓋聲之志也琴之與歌尚爾況惟詩乎且降自晉宋梁陳之來詩人不可勝紀莫不盛

多倚頓之富貴疊隋侯之珍不知百卷之中數篇之內
聲文之應者幾人乎大唐前有李杜後有元白信若滄
溟無際華嶽干天然自李飛數賢多以粉黛為樂天之
罪殊不謂三百五篇多乎女子蓋在所指說如何耳至
如長恨歌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刺
以男女不常陰陽失倫其意險而奇其文平而易所謂
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哉逮賈浪仙之起諸賢
搜九仞之泉唯掬片冰傾五音之府只求孤竹雖為患

多之所少奈何孤峰絕島前古之未有咸通乾符之際
斯道隱明鄭衛之聲鼎沸號之曰今體才調歌詩援雅
音而聽者惜語正道而對者睡噫王道興衰幸蜀移洛
兆於斯矣詩之義大矣哉若某也誠未足與言而已矣
自向叨希叟珠丘金穴口諷心降之言其復家傳與言
身周雄文者乎乃惶惕銘戴之無窮伏惟察而憐之不
宣某再拜

與羅隱郎中書

故表丈遺文盛序古人之重存歿爰捧諾金感涕之誠
實刻肌骨然以郎中十五兄相逢京輦得志金蘭雖備
熟於行文恐未周於平簪而某以內外之戚始終所詳
敢以小才為之前序誠以麟經下筆諸生而不合措辭
而馬史抽毫漢代而還陳別錄伏惟慈造必踐前言西
望禱祈可以鑒料

啓

南海韋尚書

某伏念高為碧落詎側管以能窺深作滄溟固持蠹而
莫測焉可爰齋瑣智直杖小才叙昴宿之鍾蕭述尼山
之降孔既將越禮誠可加刑然則有曠代之遭逢獲千
年之際會設若旁局辯圓內過言泉不惟上負於良時
抑亦下辜於卑志是致齋身搦管沐髮裁辭伏惟尚書
象外三山人間七寶體天地方圓之製法陰陽昇伏之
機自從見作人龍翔為鳥鳳騰輝瑞牒流慶皇家文章
則游夏固遷事業則伊臯周召飛揚天上踐履朝端且

自古六官所重莫先於吏部逮今貳職所難無出於侍郎而尚書五陟東西兩司銓管矧復品量庶彙選度羣材載萬乘之安危繫四方之休戚晉魏則大難斯地國朝尤不易其人歷數除書少聞再命朝廷不欲止於鴛省便入鳳池須加分間之專用飾作霖之盛特以番禺巨壤南越名區外控蠻陬旁通番貨管者石門酌泉之事合浦還珠之風日月遷綿規程革易以尚書勵辭玉留錢之節執投香載土之心用將揭二賢廉潔之波新

五嶺崎嶇之俗俾以佩豹韜而直下建龍節以遐征非
止鎮臨且申龜鏡昭然足驗儼若可觀然後飛驛騎以
徵黃降鵠書而命說恢張帝道陶冶生靈所以知高祖
創基太宗纂業更得無疆之祚仍歸有截之風何以言
之伏以尚書萬頃包含千尋峭拔膺嶽峻河清之數切
飲氷食蘗之誠識洞古今居無喜愠將以鏘履聲而朝
紫殿擴心秤而啓洪鈞自然道臻於堯舜義軒時復於
禹湯文武百蠻向化萬國歸心雖在愚蒙亦能辯識而

某器同魏瓠凡若莊樗握無蛇口之珍額有魚身之點
今者遽持幽賤獲覲旌幢競營方忝於拂塵獎遇旋叨
於薦賦且凡開場試士就鋪屬詞從物外之課虛向燈
前以應限縱若仲宣閣羣公之筆長卿量陳后之金空
有所長或聞未至况某雖勤篆刻且昧精奇張平子固
合陋都陸士衡所宜撫掌寧期尚書親迴嚴重庭賜褒
稱變泥沙為丹雘之姿植管蒯作芝蘭之秀魯史驟榮
於一字晉庭俄採於片言超越尋常震驚流輩况方今

武功州偃文教風行計奔歲貢於九州榜擢詞人於都
省至如生於草澤來自溝塍或能中甲乙科求登殊尤
選蓋止於同人延舉先達吹噓未嘗有聖日名侯大
朝重德面開金口首借丹梯以此推言便宜自賀瑶枝
玉幹虛扁皓月之中羽駕雲裝寧遯碧霄之外已知蹇
步可造遙程藉以宇內跡單天涯親老一旦有茲殊遇
得此吉祥買臣何媿於負薪毛義實榮於捧檄感深唯
泣喜極翻驚瀝膽隨肝空寓鄭莊之驛糜軀碎首何裨

元禮之門攀謝兢惶罔知所措下情無任戰越悚惕屏營之至

薛推先輩

某體物非工屬詞無取每欲效顰於越女常思裂撰於靈光今者先輩提江筆以雲飛擲孫金而羽化賢愚塞望遠近騰聲凡是懷刺來人操觚學者莫不競為市詣爭作鏡窺所以恥不遊門勇於執鞭遂投鄙拙上瀆精奇佇聆架屋之譏莫俟披沙之諭豈料茂聞撫掌翫獲

知音林先輩至伏話仁恩超越涯分對彼鴛鴦之侶當
于鳳集之時遽起蘭言爰開金口大垂激發曲賜吹噓
榮邁序都事逾折簡傾身聳聽跼影瞻風如飛冰雪以
清心若韻笙簧而到耳感深旋泣喜極增憂未知腹蟹
行蹤巢蚊寓跡獲采片言於叔向何酬一字於仲尼雖
切朝暾尤加夕惕然而伏念近世以科網英髦膀張取
捨雖例從都試實採自衆聞故其負藝而來懷才以至
是皆闢投哲匠神拜先鳴苟有所稱便馳殊譽然後方

冲桂月遞躡蓬山如某今則有此遭逢受斯獎錄來從
特異出自非常便可釋疑永將去惑雖慙陋質粗抱丹
心既得地以戴丘倍推誠而倚玉在面陳而莫盡於筆
寫以寧周攀感依投不任榮懼謹詣宅祇候起居陳謝

刑部鄭郎中 二首

某學異生知才非夙構雖叨進取莫俟遭逢郎中模楷
詞林梯航名路每慮或遺於片善常憂不採於一言比
者伏蒙曲念虛蕪榮流咳唾誨以磨鉛未至刻楮非工

冥心於雪夜花朝空徵六義屬意於國風王澤固造二
南將令罷課緣情迴從體物伏自穰城去騎灞岬歸蹄
時邁青陽景融朱火於是凝神扣寂閑跡探幽蓋希副
非次之恩知非敢切平生之志業昨者伏遇南宮拜命
北闕朝天豈惟上賀於高翔仍喜旁陳其末藝永期指
教畢願攀依而以淺近懷慙雕鐫積愧前而後卻決以
還疑空眷戀於門牆竟遲迴於書幕今則難逃皎鏡須
詣平衡冀分妍醜之姿式定重輕之品伏惟特固朝暾

之肯俯憐夕死之心薦賜發言重將辯惑臨風股慄伏
紙心沖傾寫依投不任激切試賦一軸謹詣宅祗候陳
獻

又

伏惟郎中樂府至音儒家上瑞既負雄文於卓絕仍搜
律韻於精微始者袖入名場騰於人口以謂若生逢孔
氏偃商則失於四科出值毛萇周召乃慙於二雅實已
當千莫讓而又恥一不能復以餘波濡於體物字字竝

凌雲之勢篇篇皆擲地之聲大使前哲懷慙專工積愧
某業非精至藝本雕鐫猥蒙仁恩曲賜借示自旬日已
來齋心繕寫沐髮吟哦愈盡頭風沉成心醉且杞國迴
船之妙千古所稀而泥金禹闕之奇三篇不偶是何摛
華若是翻驚失手於斯則知用兵而管仲三奔射策而
孫弘十退豈戰之過蓋時所違此乃今古玄機聖賢定
數契日月虧盈之理等陰陽昇伏之期用以否其道而
泰其身室於前而通於後逮今一人側席四輔求才則

煥爛除書飛入雲山之裏昭彰懿德馳歸省闈之中徒
恨傷麟終幾失馬若無往歲焉有茲辰遂使一換暄寒
三更揚歷頭居東署首列西曹皆是重難無非清顯既
明前事因卜將來佇當潤色絲綸翱翔近密輝飾於典
謨訓誥啓陳於堯舜禹湯鎮壓澆風恢張吾道凡居進
取皆切攀祈況處恩知豈任禱祝所歸公望非自私誠
賦集謹詣宅起居陳納

謝試官

代人作

伏念鶻難為鳳有識咸驚投磔叅瓊良知足鄙豈可高
懸皎鏡迫揭平衡而乃呈六極之陋容掛一絲之蔑質
得不臨風扇面對景忡心然巧冶開鑪莫遺鉛鐵精
工執斲不問圓方又安可內鑰言樞上韋德宇是敢因
依借喻一二披誠某蛭甲薄姿蟻封微狀學雖勤於刻
汁藝則愧於鏤冰徒以獻承辭遼齋花躬魏稅駕而旋
同飲鼈操弧而果異麗龜遂至千仞禹門額蒙點銳兩
朝楚國足被刖空竟於豐獄以沈埋誰以蜀桐而激發

伏惟博士鳴岐瑞質歌郢至音葱籠而張柳風垂迴拔
而嵇松雪峭自提攜江筆鏗擲孫金投身而傾動龍宮
揮手而振驚蟾窟時爭執角俗競嚙眉今則珠履賓堦
玉京羽駕欲高飛於魏闕先下厯於虞庠故得槐市三
千杏壇七十依於考擊竊彼飾褫而某丘錦小才路蒲
末學既非禰鸛大懼溫犀固當絕望超隅甘心滅刺然
則嘗彈流水罔協鍾聰曾躡浮雲莫迴樂顧是亦難參
雅調不號逸群矧其器乏正聲價懸駿骨苟叨明試不

偶至公則異時何路以致身他日無門而振跡坐為棄
物立謝明時是乃洞寫血誠仰祈風鑒伏惟博士曲垂
厚顧猥降隆私將憐其蟬蛤剖胎只自迴旋於皎月蟾
蜍奮臂無辭殞碎於高車非敢染黿所希留馬干瀆清
嚴下情不任惶惕屏營之至

盧員外

詩

昨輒以近試賦輕騎門牆韻匪擲金理宜誚石豈期轉
禍為福以寸獲長戶部鄭郎中伏話員外仁恩大賜獎

錄拜聆嘉耗跪對吉辭感惕兢惶進退失措實以從古
干時之道至今取第之由莫不路邈鰲頭程懸驥尾苟
非先鳴汲引哲匠發揮縱或自強行將安適伏以員外
斷簾積學計斗負才龜鏡詞林梯航陸海是故門駢鄭
市俗塾郭巾爭俟栽培互希丹飾而某牛涔淺狹鷺戲
微茫豈合攀投徒為激切員外燕中市駿稷下館人皆
使有歸不言無取猥流厚旨曲降隆私某是敢引事推
言徵文借喻且傑如韓信未歸漢祖以誰知美若西施

不入吳宮而孰驗所以螯劒而凌虛吐耀焦桐而駭耳
飛聲然後感動良知遭逢至鑒事雖小異理或大同伏
惟稍降尊嚴俯垂惻隱如某昧為貢士淺作丈夫方今
不右武功大先文教矯辭人於鷲谷鑰宗伯於龍門其
有負馬之文華韞顏之德行或栖栖以至或嶽嶽而來未
嘗不坐馳日下之名立貯穀中之望是何謝茲振發而
處彼幽沉頻年廁角逐之場衆口蔑殊尤之譽齊國篳
秃荆山眼枯漸覺途窮虛云舌在豈可堅期御李確慕

依劉志空切於投林醜難逃於側管伏惟員外魏車委
照軒匣揚光儻憐其刻意探幽焦心體物雖則異於披
沙之說然略幾於架屋之譚許列書筠令叅撰杖今者
或因薦士敢乞編名所希從數仞牆伴二三子增輝瑣
質擅價主人皆由一顧之仁翹竚百金之諾含毫汗下
伏紙魂驚非切覲所憂誅戮叨越干犯下情無任戰
懼屏營之至

侯博士

主

某口諷雄詞心祈藻鑒在他處則早逾一紀來上國則已逮二年常側管以推誠每持蠹而注念蓋期御李非敢希顏所以竊贅荒蕪荐塵墻仞聳蟻封於丘岳疏蛙渚於陂湖敢望吹噓佇聆誚責昨日進士林郁忽傳尊肯遽話殊私伏惟博士曲降恩知俯迴獎錄不置蓋甌之地爰興讀蛻之言事邁常倫榮過始望傾身拜命跼影瞻風若聽咸韶如吞甘醴敢便認為知己蓋將決定胸襟實以當今文教風行詞人輻輳莫不俱陳素業各

務所歸而博士負擲地鴻名標挾天逸勢吐楊雄之五
藏陋班固之兩京故其接踵望塵駢肩執刺爭為秤挂
互作鏡窺或聞由也升堂賜之入室是則千門改觀萬
戶飛聲若瑤壁之飾來類金絲而振出所謂功侔造化
言繁慘舒作詞林培植之家為陸海梯航之主必當不
私其一顧誤彼衆聞以某數載辛勤一生疑惑唯傾丹
懇翹矚重言冀將卜以奸咄斷其可否今則出於門館
發自齒牙事既殊常道方自信枿音倭同寐覺寔若神通

呈材之獲般窺驚馬之蒙樂顧已逢詰匠肯愧他人蜀
壁端居管牀兀坐既佩茲謦欬益勵彼顛愚苟無疑於
鏤冰則求工於刻楮忭躍兢悚罔知所裁下情無任感
恩激切之至

蔣先輩 二首

某自違門仞尋達家山拜慈親而聚族生光述弘造而
一時泣下蓋以生平事業出自宗師豈惟特異之恩知
仍契非常之事分昨者齎持惡賦刺謁清塵本期劉子

俊家待以蓋甌之地陸士衡處置於撫掌之間豈期
以寸獲長鬻驚竊價伏蒙校書先輩驚人賞錄越等褒
稱篇篇而喻作金聲一一而讀為蜨字迴施異禮疊錫
嘉言及門則倒屣於仲宣侍座則授經於左氏周旋許
與覩縷指揮畢令如蘿附松更使以膠投漆俾從秋賦
首出門牆顯示輩流別加援引且古人之慕元禮纔獲
御車學者之師仲舒未曾識面以斯脩省莫有比倫永
言遭逢得謂卓絕矧國朝之設科待士較文取人往歲

主司則斷於獨鑒近時公道則採自衆稱繇是重望朝
賢有名先達得以主張斯道梯級將來至若有負兼才
且非所業或文章而稱詞賦或律韻而譚古風猶自彼
唱此傳影隨響答其況專功與善本面說人又若校書
先輩鳳藻凜天鴻名傑俗今時賈馬昔日班張猶在場
中多士便瞻於咳唾既行天上一言何啻於興衰當以
調啞使鳴吹寒令暖伏自歸寧膝下駐跡江干白日思
維中宵起坐既名為得路當別議感恩況緣家邈東閩

路遙北闕一迴逌計數載違親頃者累繕蕪詞歷投碩
匠或蒙開口少值動心以此鼓勇無門自疑不暇今則
從大藩之賓榻得當代之主人豁如釋氏之破迷醒若
神醫之愈疾一家相賀舉目增輝進取有茲肺肝可察
伏以上京迢遞難於獻歲支離須俟新春方議假道進
發芸馨酷烈蓮幄清虛昨陪侍於遊從今綿隔於烟水
別無言語併陳於殷浩函中空有夢魂常遶於燕昭臺
下

又

某伏念希逸知名於靈運不作門人左思擅價於士安
非為弟子雖則清風凜若懿範昭然得將為千古高譚
未免是一時闕事翻思到此因敢形言某齋持淺蕪塵
觸門仞遽竊披沙之諭爰蒙折簡之知事實驚時榮將
越望而又謂前賢之未至垂厚意以特殊將令別議依
投用堅恩德資今日顧憐之旨作它時汲引之由苟開
如此之懷豈是偶然之事赫赫昭代鏘鏘衆人榮持詰

匠之發揮薦向良時而角逐則何患龍宮之杳杳何憂
蟾月之高高足以雪曩歲之湮沈恢張彌刺壯平生之
意氣棄擲終繻如此若不激切擎丘淒涼誓劒豈謂脩
文學古何名勵節砥躬伏自虔侍清塵仰叨殊遇未嘗
一夕不將心禱於神明縱極千言難以筆書於丹赤攀
謝感激罔知所容

楊狀頭

贊圖

某驟持末學遽竊殊知伏自豫章數旬湓浦一路局旅

舍而夜唯假寐逐征帆而日但沾衣蓋以虔戴遭逢仰
思情旨先輩主中興之文學作來者之著龜伏蒙採某
所業異於等倫憫某所舉困於曩昔大張金口精發瑤
函且午火燒空一陰司月面泉石或病乎炎毒處城池
而奈彼鬱蒸況土風則竹屋玲瓏煙水則葉舟蕩漾纔
曉而烏光赫透欲風而魚沫臙飄雖付於醴酒醕醕或
亡杯混又屬其羽書重疊時觸高明誠知不乏餘波爭
奈罕聞暇日豈可更抽秘思別運真蹤每摘一幅之霞

賤咸滴千痕之雨汗雖才高倚馬曾無起艸之詞而字
悉如蠅幾苦生胝之筆未知單賤何補生成齋行而便
是金丹舉步而即昇雲漢矧復公言私論要訣神方一
一指蹤頭頭傳授將克周於頂踵俾無失於毫釐以此
推恩而前古所稀以此行道而方今誰比士林名路一
朝有知己如斯白日青天萬世唯子孫為誓下情無任
感恩泣淚陳謝之至

代鄭郎中上興道鄭相

伏念石甫受知於途中醴蔑申言於堂下既情非曩舊
復地隔尊卑尚能感動至公遭逢殊禮而某神資所向
天授其時獲曠代之因依得千年之幸會豈可永緘丹
赤上負陶鈞伏惟相公特降恩慈俯垂惻隱昔年羽化
曾陪鸞谷之春今日雲飛俄隔鳳池之路信鶴雞之果
異諒牛驥之終懸徒增倚玉之榮幾積續貂之媿况相
公負英才而作礪持碩望以登庸始者四海傾心一人
側席朝聞坐幄暮見飛霖扇澆薄為淳風激讒邪歸直

道均施鑪冶高揭權衡使鈐秉之不叅令錙銖之各等
故得方圓任器高下隨宜黜陟無偏賢愚有序某早甘
退跡忽喜逢時遽從學省之前銜爰踐蘭宮之峻級已
為塵忝誠合揣循竊思頃年九陌秋天都堂雪夜常容
披霧每許叅瓊逮夫片玉昇科兼金列榜雖登龍羣彥
同戴丘山而附鳳一心偏投膠漆既以宗盟屬意仍從
知舊留情重疊依投綢繆獎錄遂使慶鍾末路福逮今
辰既預門墻仍從埏埴宛得御車之便無煩擁篲之勞

但以某弱羽難高么絃易斷始自筮仕及于登朝未嘗
暫識清途略遊華貫亦人地之所拘限何窮通之切咨
嗟洎夫郢俗塞帷穰城建隼連叨竹使尤愧棠陰雖早
蓋紅旌別過素望而霜臺粉署終繫丹心今則榮竊握
蘭幸當襍被馮唐歷踐誠知戴白之年貢禹棲遲且有
彈冠之地

代鄭郎中上靜恭盧相

伏以天覆地載縱鬼神之奧皆臻陰伏陽升雖鱗介之

微必動道既如此人焉忽諸伏惟相公持重器以為霖
負英才而坐幄傳丹青於直道扇鑪冶於至公致一物
之無遺使萬方之有賴某顧惟瑣陋獲忝鈞鎔既契之
於無私固施之於不報豈宜遽膺感激竊拜門墻但以
事出非常恩從特異若不披於丹赤終有負於神明伏
惟俯降尊嚴暫垂聽察某才非敏幹性本顛愚自從振
跡春闈投身宦路徒綿歲月莫致飛馳却則窮途前皆
散地是亦用之則未為國士捨之則蓋類腐儒因自揣

循每加退縮然而竊念古人不遠賢路非遙皇朝自科
擢英髦爵昇品秩其或來從艸澤生匪簪裾亦常列入
清途叅為盛觀所以益持孤子尤切兢脩節勵松筠心
傾葵藿常注目於煙霄之上每馳魂於省闈之中逮夫
玄鬢凋空壯心折盡曾無影響空極瞻攀豈期相公纔
揭權衡便垂採掇俾遭逢於聖日令允愜於平生所謂
材竝得宜物無遺性信造化之功不及豈推遷之令能
侔義貫古今恩逾卵翼况相公峻于埏埴切彼粥諧當

今士方如林朝稱不乏足得廊其公選擇以良才而某
已懷耕釣之心近閑雲林之跡設令漏網未曰遺賢是
何特達開懷周旋軫念青山在目方將魚鳥以同歸鴻
渥連天忽歷煙霞而曲被從杏壇之舊籍踐蘭署之清
資豈是常情諒非小事伏自榮叨幘被幸竊含香未嘗
一夕暫安片時不感常若干鈞之在頂每將孤劒以誓
誠但以有地受恩無門瀝懇只紉高車而激切空持弊
箒以屏營淚則汎瀾心唯恐悚瞻風拜賜對景懷仁涸

彼言臬固申陳而未盡託於筆札豈寫載以能周攀謝
兢惶罔知所措

代鄭郎中上令狐相

某今月四日轉授刑部郎中伏蒙相公仁恩特賜寵誨
事從非次言畢常倫感激兢惶進退失措伏以某材非
可採藝不足稱出自門墻樹為梯級纔榮地部復陟秋
曹持鷁鷁決起之姿到鸞鷟曾棲之地相公憐其拙滯
忽此騫翔疊降恩輝存留手筆指今忝幸叙昔經過始

者九遷曾假虞邦之道向來一字爰垂魯史之褒義極
生成彩逾丹雘拜窺垂露跪捧隆私汗浹背流淚盈眚
下未知順風弱力撮土微形獲叅一日之高蹤何報于
鈞之重意唯謹緘於篋笥常誇向於搢紳為宦路之遭
逢作仕流之卓異攀謝懇切不任下情

代陳蠲謝崔侍郎

某啓戶部鄭郎中伏詒鄭隱先輩專傳侍郎尊肯伏蒙
於新除永樂侍郎處特賜薦論跪對吉辭拜聆嘉耗感

激兢悚固知所容某詞學疎蕪進取乖拙一叨貢士累
黜名場足間之別處縱橫額上之點痕重疊今春伏遇
侍郎精求俊彥歷選滯遺某又名礙龍頭跡乖豹變都
由薄命翻負至公以此怔忡莫寧惶惑無已在良時而
自失於異日以何歸謂一生而便可甘心歎二紀而徒
勞苦節豈料侍郎堅垂記錄確賜憫傷令後人而副取
前心指陋質而說為遺恨將使蔡經之骨終繫仙家士
變之魂却還人世蓋施陰德豈止陽功喜極翻驚感深

唯泣明年春色致身雖出於他門今日恩光碎首須歸
於舊地

西川高相

相公嶽降宏才神資偉望象外而藹然妙旨人間而凜
若清風當以四三傑於漢庭九八元於堯日聖上以南
澄爲水克仗英威西鎮龜城須資妙略所以未歸台輔
且據重難巍我兩地之勲冠絕一時之盛凡在中外孰
不具瞻

蔣先輩

三吳煙水百越山川兵戈杳隔於音塵門館久違於趨
覲空自明祈日月暗祝神祇相如徵出於上林賈誼召
來於宣室不然者隱於商嶺棲向傳巖克俟搜羅直膺
夢寐焚香稽首以日繫時某一滯江鄉六更寒燠都由
惡命早失良時迢遞一名進取則大朝有難零丁數口
退休則故國無家歸蜀還吳言發涕下

沈侍御

侍御麟鳳瑞姿遂瀛絕境叔度與陂湖比量仲尼將日月齊明自飛翥九霄梯航陸海鄭門若市季諾如金為學園之芝蘭作詞林之杞梓今則提攜陳檄登陟燕臺冠張牙角以魏莪幄折蓮花而照耀假途如此殊拜寧遙凡在人情孰不傾矚

段先輩

判官先輩萬頃襟神四科文行比鸞鶴而既沖霄漢喻龜龍而須瑞皇王今者賓幕清風士林重價雖欲留歡

於五辟其如積望於九遷伏計即有新榮別膺殊命某
蒙知既異感德常深辭違遽變於暄寒禱祝敢忘於朝
夕

又

昨於道路累附狀伏計迤邐上達某行役近已到潮州
伏以一路經過二年飄泊言則涕下靜而魂銷固非繁
情於杯酒笙歌留戀於雲山烟水拋擲進趨之道遲迴
溫清之期伏計夙鑒如愚必當知不得已又安可遠舍

丹赤莫寓聽聞且聖代近來時風愈正取舍先資於德
行較量次及於文章無論於艸澤山林不計於簪裾紱
冕少有三舉五舉多聞十年廿年而某自厠跡其中且
迷津不暇況乎來則無終軍意氣動則有楊朱路岐將
卜一歸僅闕兩試人事如此光陰幾何先輩特賜恩知
殊為誘誨時或軫念固應動心然亦否極則通彩來自
聖他日而若無好命今辰而焉有良知唯當依倚栽培
諮詢可否陳琳牋檄寧容久借於外藩夫子門牆虔俟

再趨於上國

賀正

伏以司雞殷朔建虎堯辰仙人則飲柏延齡詞客則浮
椒獻頌伏惟相公膺茲令節納彼嘉祥邵伯甘棠蓋地
之芳蔭更闊亞夫細柳連天之瑞色長新與青陽而同
發生揭鴻鈞而普播物永貞國柄堅律師壇

又

伏以青陽變律乃二儀革故之辰獻歲開正是四氣惟

新之日伏惟僕射與春符契觸物貞亨迎瑞節於鳳銜
榮兼四輔建碧幢於甌越永保千年凡於動植之間長
受暄和之賜

趙起居

某今月二十日輒以所業賦一軸陳獻清嚴持腐艸之
造扶桑鞭歛段之觸騏驎所宜唾面敢俟回眸伏以起
居為八韻之咸韶作九流之溟渤凡言進取須自品題
而某二紀飄零三朝困辱若不仰投門館虔佇發揚則

永攜疑玉以汎瀾長伴啞鐘而泯默攀託祈禱倍萬等
倫

崔右丞
二首

某獻賦命奇食貧計盡難安桂玉須逐萍蓬伏念灞漘
行塵周秦去路平言南北猶悄神魂况今攀託門牆依
憑獎顧以坑谷蒼黃之態戴丘山茂業之恩得不欲別
還留將行復却丹誠聚血雙淚流珠矧當杏苑煙晴柳
溝風暖陌上而羣英得意塵中而衰髮傷離設令勇若

荆軻固亦慟如阮籍伏以右丞弘施陰德濬哲仁心儻
或莢枯肉骨之未忘則膠柱刻舟而敢怠寧言今日唯
惕將來遲回數仞之墻邊移時忍去愴恨九重之城外
舉策何之感戀屏營罔知攸處

又

某依棲門館感激生成頻年忝極薦之書詞逾一鶚累勝
以未亨之數愧積遷鶯莫不惕息肺肝兢惶顏面既茲
負累合在棄嫌而又薦以羈遊仰干牋翰雖弘容之不

改且循省以何安冰炭交懷芒刺在背今則已莊行計
即擬出京不唯推戴岳之誠指於皎日抑且切戀軒之
志泣向清風攀感屏營罔知指喻

韋舍人

某近者輒持齋戒虔寓牋毫瀝南山待旦之誠告北陸
移暄之律理雖可憫罪或難逃伏惟舍人義路無疆詞
源絕岼設鑄顏之鑪冶恢薦禰之牋函今則主文侵入
院之期哲匠走致書之日儻蒙枉於公道申以私恩念

某夙陷義園薦臨文陣化鯤海闊乘風水以未知為鯉
年深逼雲雷而愈懼特因薦士敢乞編名則獲從金籙
以上聞焉有玉皇之不齒立辭坑谷繫在生成攀託禱
祠涕淚沾迸

工部陸侍郎

某伏念聚蚊響於出震之音其惟懸越奔羽族於鳴岐
之德乃不參差事既同途理宜瀝懇伏惟侍郎韞縑緇
之奧學負詞賦之重名相如則逸格揆天孫綽則英聲

擲地播於金石流入典謨竊以某架屋懷慙披沙莫喻
固自循揣豈宜贅投但以水合朝宗雲須觸石繇是年
齋鄙拙首扣門牆實為舉場之中貢士所業律詩古調
詞賦歌篇前則貞元元和之風耳聞其事近則咸通乾
符之事目覩其風求知己則咸禱於兼功斷否臧則須
歸於本面然後人方必信道逮無疑則某一生辛勤數
載攀祝必若題品不出於侍郎金口薦揚不出於侍郎
瑤函縱能別契亨通固宜終慙暗昧矧以迷津未已泣

則方深比者先輩陳樵早同硯席曾將姓字虔為啓聞
伏知侍郎猥賜獎容異於倫等其後薦自同志嘗聆玉
音而侍郎文學著龜朝廷領袖某不敢以後來舉態近
日時情僭瀆尊嚴躬陳一二今則久摧鬢鬣又近風波
溝隍無必出之門肝鬲在須傾之地免叔向則他日莫
議活士變則神術所能願推恩於留馬埋蛇庶受賜於
莫枯翼卵下情無任攀託依投激切惕懼之至

翰林薛舍人

某伏以十一日纔除主文旋瀝情懇罪責則可言於躁切憫傷則宜恕於單危非不三省九思沈吟牋管而以途窮日暮恐懼風波亦猶抱沈疴者悉將虔告於神鑒懷至痛者無不上呼於穹碧伏以學士舍人軒銅照膽蜀秤懸心仰惟燭臨當極幽奧且夫禮司取士寒進昇名若無哲匠以斲成未有良時而自致不然者則安得權懸至鑒代有遺人伏惟學士舍人標表士林梯航陸海凡言進取須自門墻今以文柄有歸至公弘播則精

力固同於造化嘉言乃作於著龜而某折角有年交鋒
無託羽毛零落鬚鬣摧殘若不自學士舍人推恩極山
岳之隆攘臂到溝隍之底則還慙抱甕難出戴盆兼近
者面獲起居親承念錄哀某昔年五隨計吏刳雙足以
全空今復三厯貢闈救陸沈而未暇許垂敏手拯上重
霄謹以誓向鬼神刻於肌骨中興教化一身免沒於風
塵下國兒孫百世敢忘於廝隸下情無任攀投懇悃之至

裴侍郎

某伏念薦孟明則子桑所能免叔向匪初奚莫議推言
及是瀝懇為宜上瀆清隆敢希容聽伏惟侍郎中丞頃
持文柄大闡至公垂為聖代之準繩懸作貢闈之日月
某為後無私之兩榜遂垂必字於十年伏蒙侍郎中丞
曲賜憫傷直加賞錄連歲薦論瑣質傾極重言而以弱
植難培么絃易斷且驚負累空費生成既而不罪龍鍾
愈隆恩遇昨者面容跪履親俾窺天仍加琢玉之品題
更啓如金之然諾便於此日上翥重霄今則已除主文

只祈陰德延頸於溝隍之底瞻恩於丘岳之隆雖龜龍
不瑞於匹夫而犬馬合由於本主沾巾墮睫漚膽披肝
不在他門誓於死節下情無任攀託依投懇悃之至

楊侍郎

伏以義爰不兆之文何人復演魯史不褒之事曠古誰
稱厥理非遙斯言可喻伏以侍郎榮司文柄弘闡至公
歷選滯遺精求文行泉下則大臣有感揭起銷沈場中
則寒族無差酌平先後所以如某者曾干衡鏡經定否

臧若不蒙指向後人說為遺恨則宰輔之為薦舉帝王之作知音而主且不言人誰肯信繇是須出侍郎金口須自侍郎瑤函今則論啓無私恩加瑣質錫生成於此日迴分付於將來早從握內以擠排便是眼前之科第然後念以漸臨風水莫如蓬島之音塵俾拜雲天親吐蘭言而誨諭留心及是自古所希莫不拳跼循涯闌干抹泣質向神鬼誓於子孫鴛鴦谷乘春雖託他門而振羽縻軀異日須歸舊地以論恩瀝肝膽以無窮寓牋毫而

莫載下情無任感恩懇悃之至

薛舍人

今月二十八日張道古叅軍仰傳仁恩伏承舍人學士
不以某幽沈榮賜論薦初疑夢寐旋認生成不知所容
兢惶戰悸伏以舍人學士半千膺數全碩負才嘉名冠
絕於九流逸步翱翔於四戶頃者重於知己避以文闡
隆行望於聖賢蓄基負於台鼎竊惟薦士豈易其人而
某蹤跡蹉跎藝能淺薄敢期弘造遽及茲辰金口開時

講貫則處其異等瑤函發處推揚則寘彼極言事出殊
常榮非所望感深唯泣喜過飜驚不知微生何酬厚遇
中興教化餘年獲出於溝隍下國兒孫累世敢忘於廝
隸

趙員外

伏以曦轡流輝已侵窮臘禹門飛浪即到登時莫不顯
多士之精誠佇有司之新命竊惟萌朕已見昇沈若某
也折角有年爭鋒無主空秉龍鍾之態仰希傷憫之求

此亦有類守株其疎若網伏惟員外學士猥隆恩遇克
異等倫近者面獲起居親叨然諾自歸旅舍徹坐寒宵
歷將往事以思惟洞見今辰之通塞且夫春官取士寒
進昇名若無哲匠之斲成未有良時而自致不然者則
安得權懸至鑒代有遺人伏以某別無知音只投門館
儻或員外學士止推言於公薦不攘臂於私恩則某也
望絕飛馳甘為簸棄至若白雲巖谷青艸汀州敢辭依
舊東耕踵前沈釣然以來時耆舊別後交親皆謂中興

雪先朝之困辱寧期上國看後輩之飛鳴必疑有過於
措持無聞於卿士既顏面而斯乏須蠻貊而云行是以
瀝膽披肝碎身殞首永將死節不誓他門伏惟員外學
士義路連天仁心匪石敢希援拯畢賜生成珠岍盤根
始作不枯之艸金丹入口能還已逝之魂祈禱依投啓
喻罔盡下情無任攀託懇悃之至

黃御史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黃御史集卷八

唐 黃滔 撰

序

潁川陳先生集序

唐設進士科垂三百年有司之取士也喻之明鏡喻之
平衡未嘗不以至公為主而得喪之際或失於明鏡
或差於平衡何哉俾其負不羈之才蘊出人之行歿身
名路抱恨泉臺者多矣嗚呼豈天之竟否其至公也抑

人之自坎其命邪潁川陳先生實斯人之謂歟先生諱
黯字希孺父諱贊通經及第娶江夏黃夫人賢而生先
生無昆仲姊妹十歲能詩十三袖詩一通謁清源牧其
首篇詠河陽花時面豆新愈

瘡之
如豆

牧戲之曰藻才而花

貌胡不詠歌先生應聲曰玳瑁應難比斑犀定不加天
嫌未端正滿面與裝花繇是聲名大振於州里十七為
詞賦作蘇武謁漢武帝陵廟賦便為作者推服二十為
文先生松姿柳態山屹陂注語默有程進退可法早孤

事太夫人彌孝熙熙愉愉承顏侍膳雖隆雲路之望終
確綵衣之戀既而及其子蔚冠太夫人勉之曰付蔚於
潘岳之筵俟爾於郗詵之桂方起於鄉薦求試貢闈已
過不惑之年矣乃會昌乙丑建咸通乙酉其間以寧家
兼在疚之斷絕往來吳楚之江山辛勤秦雍之槐蟬嘆
嗟知己之許與與同郡指衆州王肱蕭樞同邑林顥漳浦
赫連韜福州陳旣陳發詹雄同時而名價相上下嗚呼
斯八賢皆以不羈之才出人之行懇懇乎進趨恂恂乎

鄉黨而無所成豈天之竟否其至公耶抑人之自坎其
命耶俾有司失其明鏡差其平衡之如是結冤氣於名
路之中銜永恨於泉臺之下豈不甚歟先生之文詞不
尚竒切理也意不偶立重師古也其詩篇詞賦牋檄皆
精而切於官試尤工某即先生之內姪也少而趨隅頃
隨計之歲先生下世後二十五年而忝登甲第東歸之
求遺藁其季子遽泣曰兵火也少得其文三十一首賦
若干首他處得詩若干首敬俟增而後述天復元年

辛酉

某叨閩相之辟旋使錢塘與羅郎中隱遇隱曰咸通初
與先生定交於蒲津秋賦之場賦則五老化為流星詩
則漢武橫汾先生之作也為試官嚴郎中都之吟諷秋
場五十人之隆仰今遺藁可叢願序之既還不及求增
謹以所得之文賦詩牋檄分為五卷抹淚搦管為之前
序將寓正郎為之後序正郎負宇內之雄名用釋泉臺
之永恨時天復二年秋七月也

讚

龍伯國人讚

國人之釣也一釣聯六黿而存者一黿而已其猶背蓬
萊方丈嬉遊神仙俾夫設六者不餌其何如哉洪濤七
其洲渚塵世幾其躁妄則以古以今之君皆秦漢也推
是言之斯人也不謂無功於有國故追以讚之曰

磻溪之釣兮釣更殷周龍伯之釣兮釣滅嬴劉腹瀆背
虛兮一聯月鉤巨骨駢器兮鴻臙疊羞豈惟一時兮表
奇東海抑乃萬祀兮垂祉中洲

一品寫真讚

夫山嶽之隆莫隆於嵩華江海之大莫大於溟渤故天之生聖賢於百千年也乃稟其奇秀以為之氣色包其浩蕩以為之胸襟落落汪汪如龍如鳳然後總兵符於握內懸相印於腰間煦育生靈扶持邦國大矣哉將如是則命良工持筆之精齋墨之妙寫于儀貌移於繪素不可以不叙不述小從事涖職忝文詞齋戒而獻讚曰
嵩華千天氣貌斯然溟渤紀地曾襟靡異謂如龍也至

靈謂如鳳也嘉瑞列素在壁良工善移一時丹雘兩面
風姿秋月寫彥回之質岸寶山分叔則之表儀松森峭
壁日映咸池聖君急麟閣之繪明堂當詔旨之飛索而
觀之

雜文

夷齊輔周

列位於朝無言於君曰輔歟抗跡於野有言於君非輔
歟麟鳳龜龍王者之嘉瑞朝其庭乎暮其沼乎武王聖

人也周公聖人也召公賢人也天下三分以其二分以
火殷辛且致夷齊之扣馬設使盡天下之三分姑至殷
辛之自火然若太伯之君吳則百穀合穎於舜耕九鼎
同波乎禹珪仲尼之又盡善也寧獨韶乎既而異諸則
周之道首陽之餓乃諫死作夷齊輔周

吳楚二醫

吳人之疾不救其屬善醫憫其家竭其術以治之楚人
之疾救其屬善醫欲其家逆其術以治之君子痛二醫

之行若乎治亂比干知殷之不救而救之仍藥之以九
竅李斯目秦之救而不救之卒鴆之以二世嗚呼殷之
亡也疾之甚矣秦之亡也醫之罪也後之有國有家者
得不慎乎醫

禱說

天有日月民無一旦之薦地有江山歲有四時之禱得
非彼之至明烏兔無得而私焉此之至大神龍其或權
焉是則尊有天下無不日月其德而億兆之心咸急江

山之禱

綿上碑

至忠之為人臣君不之德怨其為忠乎至孝之為人子
親不之德怨其為孝乎苟非忠與孝則介推蕪若枯株
名叅悖德又焉可祠儀忌赫于千春哉且重耳得國之
初賞功之際鍾鼎鱗次獨推漏澤夢覺覺之覺然而索懇至
焚林而推以一時之失為歿身之怨可乎設終身之失
特何加之別使至忠而疑至孝而惡去聲又何如哉則周

公宜怨於成王大舜宜怨於瞽叟以功急賞則漁父宜
腰於伍劒魯連宜罄於齊粟矧推之且養不志祿其甘
乎始事君後急賞豈賣忠而賈爵乎愚謂介推之意不
然以重耳之不德愈知其母之賢既得其與爾俱隱之
言從其德則其言晦逃其跡則其言彰其言彰則其母
名斯大孝之志也仲尼云立身揚名以顯父母立已之
身揚已之名猶冀汧流父母豈母賢之未名而已不名
之乎祿親者衆名親者鮮使獲其言若祿其甘是瀆其

賢推是以死其君怨取賢其母名斯介推之意也

噫二篇

或謂聾者曰師曠也瞽者曰離婁也無不悖其辭之戲
或謂魯儒曰顏閔也蜀儒曰楊馬也無不喜其辭之美
是何彼以視聽之亡而尚能自鑒此以耳目之貌而反
不自知噫

芝蘭草也松桂木也喻於君子而榮之桀紂君也李斯
大臣也盜跖華胄也喻於小人而恥之則知蛇克銜珠

而奚蛇龍苟醢身而匪龍噫

文柏

仲尼之道顏閔得之為四科後人得之為顏閔鳥獸得之為麟鳳草木得之為文彩故廟之堂有文柏焉頃為官于國子者刃一枝器有司得而竄諸噫聖人之道未嘗不缺也若天之西北地之東南日之昃月之虧也故聖人窮於陳蔡宋衛顏夭麟傷皆有以也設使不有陳蔡宋衛之事則何以象天地日月之盈虛乎顏不夭則

何以感子之慟麟不傷則何以明子之道時君缺之也

斯柏也不為其官者刃而竄諸則何以繩後之權者

謂必

權者是取之器也

故天以傾西北而拱列宿地以缺東南而朝

百谷日以昃而成早暮月以虧而見盈縮子以陳蔡宋衛而示損顏以慟而益彰麟以憂而示時君斯柏也以刃而後永則知聖人之道不缺則不全于不朽也

公孫甲松

公孫甲善畫松漢武帝時公卿互求之或旬或月或季

得之如至寶武帝暇顧東方朔曰卿得申之松乎對曰臣未嘗得之色沮帝怪朔徐而進曰臣見公孫甲之善畫松舉國舉朝之人竒之狂然其所棲鶴其形吟風清韻或森疎澗底或翳鬱庭際而過者罕不或之目臣痛其假能奪真故不求之且丹青其筆物至於是枝葉其口人胡以勝臣敢以陳之昔妲已之假奪比干之真靳尚之假奪屈原之真宰嚭之假奪伍員之真是三者皆以至真至誠卒不能制其假矧不逮者乎武帝悄然改

容翼曰雪司馬史於既刑臺戾太子於不反

唐城客夢

客有宿唐城之鄙夢一神曰吾幸以神神之道獲司茲
土之休戚饗其二仲之馨今值子之有道得以休焉旦
北而徂山之曲乃見蒼翠一林其中則楮烟墨宇椒瀝
坎地羣焉胙充飛而不舉入謁廟貌乃夢中之見者也
或曰不羞不醪不緡胡跡句斯廟也能倒錯倚伏肝蠻
生死雖有道與不善一焉客曰果如是乎思其夢頗憤

其神神之言乃熱詞以讓其略曰風雲其力溪壑其心
福善禍淫賈茲反覆其神神之道耶前夕荐夢其神盛
容投拜曰微子吾乃不日為上帝譴矣向者悉吾左右
蔽為不之察也幸子之教咸得族而併之矣客逢其里
人以廟詢曰近者淫祀而罔應故不祀丘禱而無咎且
二仲之馨存焉

巫比

巫比言妖孽之至於人無不誠而懼士言妖孽之至於

國無不逆而怒何哉曰至能前知妖孽之至不能却明妖孽之由士能前知妖孽之至乃能却明妖孽之由故異也至言可禳則設淫祀指虛應故誠於可為懼於所聞士言可禳則殺妲己活比干故逆於聞怒於不可為嗚呼設直士世用之如邪至鯁辭國納之如簧言則有國有家者何逮乎患

附錄

唐昭宗實錄

乾寧二年二月乙未敕高宗夢傳說周文遇子牙列位則三公弼諧則四輔朕纂承鴻緒克紹寶圖思致治平未臻至化令大朝方興文物須擇賢良冀於僉選之間以觀廊廟之器今年新及第進士張貽憲等二十五人竝指揮取令月九日於武德殿祇候委中書門下准此處分仍付所司內申試新及第進士張貽憲等於武德殿東廊內一人盧賡稱疾不至宣令昇入又云華陰省親其父渥進狀乞落下分二十五鋪分不許往來內出

四題曲直不相入賦取曲直二字為韻良弓獻問賦以太宗所問工人木心不正脈理皆邪為理道取五聲字輪次各雙用為韻詢于芻蕘詩回紋正以芻字倒以蕘字為韻品物咸熙詩七言八韻成令至九日午後一刻進納丁酉宣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知制誥陸扆祕書監馮渥於雲韶殿考所試詩賦各賜衣一襲氊被等已亥敕朕自君臨寰海八載于茲夢寐英賢物色巖野思名實相符之士藝文具美之人用立于朝庶裨於理

且令每歲鄉里貢士考覈求才必在學貫典墳詞窮教
化然後升於賢良之籍登諸俊造之科如聞近年已來
茲道寢壞鷄多披於隼翼羊或服於虎皮未聞一卷之
師已在遷喬之列永言其弊得不以懲昨者崔凝所考
定進士張貽憲等二十五人觀其所進文書雖合程度
必慮或容請託莫致精研朕是以召至前軒觀其實藝
爰於經史自擇篇題今則比南郭之等音果分一一慕
西漢之辭彩無媿彬彬既鑒妍媸須有升黜其趙觀文

程晏崔賞崔仁寶等四人才藻優贍義理昭宣深窮體物之能曲盡緣情之妙所試詩賦辭藝精通皆合本意其盧贍韋說封渭韋希震張嶺黃滔盧鼎王貞白沈崧陳曉李龜頑等十一人所試詩賦義理精通用振儒風且躡異級其趙觀文等四人并盧贍等十一人並與及第其張貽憲孫溥李光序李樞李途等五人所試詩賦不副題目兼句稍次且令落下許後再舉其崔礪蘇楷杜承昭鄭稼等四人詩賦最下不及格式蕪類頗甚曾

無學業敢竊科名況我至公難從濫進宜令所司落下
不令再舉其崔凝爵秩已崇委寄殊重司我取士之柄
且乖慎選之圖辜朕明恩自貽伊咎委中書門下行敕
處分奏來其進士張貽憲等二十四人名准此處分賜
陸扆馮渥銀器分物其落下舉人並賜絹三匹中書門
下覆奏伏以文學設科風化是繫得其人則儒雅道長
非其才則趨競者多實在研精仍資澄汰昨者宣召貢
士明試殿庭題目盡取於典墳賦詠用觀其工拙果周

睿鑒盡叶至公升黜而懲勸並行取捨而憲章斯在其
趙觀文等二十四人望准宣處分崔凝商量別狀奏聞
丁未敕國家文學之科以革隋弊歲登俊造委之春官
盖欲華實相符為第一用近寢訛謬虛聲相高朕所以
思得貞正之儒以掌其事而聞刑部尚書知貢舉崔凝
百行有常中年無黨學窺典奧文瞻菁英洎遍踐清華
多厯年數累更顯重積為休聲遂輟其憲綱任之文柄
宜求精當稍異平常朕昨者以聽政之餘偶思觀閱既

軒比試冀盡其才及覽成文頗多蕪類豈宜假我公器
成彼私榮既觀一一之吹盡之彬彬之美且乖朕志宜
示朝章尚遵舍垢之恩俾就專城之任勉加自省勿謂
無恩可貶合州刺史

廣輿言所載一同

莆陽志

黃滔字文江乾寧二年乙卯趙觀文榜進士光化中除
四門博士尋遷監察御史裏行充威武軍節度推官王
審知據有全閩而終其身為節將者滔規正有力焉中

州若李絢韓偓王洙崔道融王標夏侯淑王拯楊承休
楊贊圖王偁歸傳懿避地於閩悉主於滔時閩中所為
碑碣皆其文也今浮圖荒隴舊刻猶存

唐詩紀事

宋計敏夫

字有功
臨邛人

昭宗皇帝頗為寒進開路崔合州凝典貢舉但是子弟
無問文章其間屈人不少孤寒中惟程晏黃滔擅場之
外如王貞白張蠙詩趙觀文古風皆臻前輩之閩閩者
也

乾寧復試進士

洪邁

容齋四筆

唐昭宗乾寧二年試進士刑部尚書崔凝下二十五人放榜後宣詔翰林學士陸扆祕書監馮渥入內各贈衣一副及襴被於武德殿前復試但放十五人自狀頭張貽憲以下重落其六人許再入舉場四人所試最下不許再入蘇楷其一也故挾此憾至於駿昭宗聖文之謚崔凝坐貶合州刺史是時國祚如贅疣悍鎮強藩請隧問鼎之不暇顧惓惓若此其再試也詩賦各兩篇內良

弓獻問賦以太宗問工人木心不正脈理皆邪若何道理十七字皆取五聲字依輪次以雙周隔句為韻限三百二十字張貽憲等六人訖唐末不復綴勝蓋是時不糊名一點之後主司不敢再收拾也有黃滔者是年及第閩人也九世孫沃為吉州永豐宰刊其遺文初試覆試凡三賦皆在焉曲直不相入賦以題中曲直兩字為韻釋云邪正殊途各有好惡終篇只押兩韻良弓獻問賦取五聲字次第用各隨聲為賦格於是第一韻尾句

云資國祚之崇崇上平聲也第二韻垂寶祚於絲絲下平聲也第三韻曾非唯唯上聲也第四韻露其言而祭祭去聲也而闕入聲一韻賦韻如是前所未有國將亡必多制亦云可笑矣信州永豐人王貞白時再試中選郡守為改所居坊名曰進賢且減戶稅亦後來所無

評黃文江賦

洪邁

容齋
四筆

晚唐士人作律賦多以古事為題寓悲傷之旨如吳融徐寅諸人是也黃滔字文江亦以此擅名有文皇回駕

經馬嵬坡隔句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
認朱臉之啼痕裊雲萬疊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
比翼不如於飛鳥羽衛參差擁翠華而不發天顏愴恨
覺紅袖以難留神仙表態忽零落以無歸雨露成波已
沾濡而不及六馬歸秦却經過於此地九泉隔越幾悽
惻於平生景陽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
朽攀素綆以胡顏青銅有恨也從零落於秋風碧浪無
情寧解流傳於夜壑荒涼四面花朝而不見朱顏滴漼

千尋雨夜而空啼碧溜莫可追尋玉樹之歌聲邈矣最
堪惆悵金餅之咽處依然館娃宮云花顏縹緲欺樹裏
之春風銀焰熒煌却城頭之曉色恨留山鳥啼百草之
春紅愁寄隴雲鏤四天之暮碧遺堵塵空幾踐羣遊之
鹿滄州月出寧銷怒觸之濤陳皇后因賦復寵云已無
為雨之期空懸夢寐終自凌雲之製能致烟霄秋色云
空三楚之暮天樓中厯厯滿六朝之故地草際悠悠白
日上昇云較美古今列子之乘風固劣論功晝夜姮娥

之奔月非優凡此數十聯皆研確有情致若夫格律之變則自當時體如此耳

丹鉛總錄

楊慎

黃滔律賦如明皇回駕經馬嵬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雲萬疊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於飛鳥景陽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朽攀素綆以胡顏殊可喜也

氏族大全

黃滔字文江以賦擅名有景陽井館娃宮等賦有泉山秀句三十卷唐乾寧中登第仕至御史

喬孫諸誌

公字文江莆田人唐乾寧二年擢進士第光化中守四門博士官至監察御史裏行按藝文志載泉山秀句集三十卷悉公纂締未知存亡又黃某集十五卷歲久訛缺今以舊藏藁本釐為十卷名曰東家編略宋紹興丙子中夏初吉左朝散郎試尚書考功員外郎八世孫公

度謹誌

御史集刻於宋淳熙三年丙申距今正德癸酉凡三百三十有八年遍購莆中僅得一帙而乾寧乙卯至今日則六百一十有九年矣是書僅再刻工既訖功不肖深有今日喜而又慮夫後日失之不難也吾宗他日有顯榮者能毋忘考功永豐之心則幸矣考功宋紹興大魁坐與趙忠簡往來忤秦檜竟不獲大用別有知稼集行於世正德八年七月十二日進士亞中大夫長蘆鹽運

使司運使二十世孫希英謹誌

唐以詩取士傳者數百家侍御公集二帙中其詩七言排律四律八十二絕句三十三五言古體七排律十六律五十九絕句五合共二百六首公山居二紀咀華擷秀何體不工即世遠失傳而傳亦無多固知詞家不欲浪傳耳然儘足竝驅李義山許用晦輩矣

又

侍御公詩有云寄家僧許岳釣浦雨移舟又云詩苦無

人愛言公是世仇何寥寥於遇也然傳至今知有侍御
公是亦遇矣舉人署河南長葛儒學教諭二十二世孫
鳴廷謹識

年考

御史公生卒之年不載於譜今所知唯四月初三諱日
爾夫自乾寧乙卯迄今辛酉六甲十三週計七百八十
七年矣失於前而核於後詩所云勞心忉忉非耶謹按
公華嚴寺碑云愚冠扣師關壯而隨計乾寧二年叅登

甲科東還游造金地歲周三紀三紀者昭宗之乾寧乙卯遡懿宗之咸通元年庚辰也冠則二十矣通計五十六年意公之生其文宗開成庚申歲乎或謂冠不必皆二十安知非十九十八乎愚曰然公之扣華嚴也必讀書東峰時據靈嵩寺碑葺齋東峰在大中中大中宣宗年號也起丁卯止己卯自庚申至己卯公年二十若其葺齋也在丙子歲則公年十七在丁丑歲則十八戊寅歲則十九融四年而虛遡之總不離庚申為是咸通壬

辰登薦年三十三所謂壯隨計也又越二十三年乃登
第光化己未守四門博士庚申逆奄幽主輦下交兵公
因絕迹中州次年天復辛酉為閩藩禮置賓幕薦授御
史裏行壬戌製有毗沙門天王碑乙丑有多寶塔碑丁
卯有丈六金身碑梁開平戊辰五月為雪峰師碑末云
某老且病意此時公退居莆中耶開平庚午翁諫議承
贊為閩王冊禮使有駐南臺寄公之什公有明日陪塵
迎駟馬句公在莆明矣其倡和有千葉榴花咏榴花盛

開必在五月而公諱以四月初三則猶在辛未後也竊按公詩賦鮮若晨葩文瞻蔚而變化其憐才篤故見於序誄者淒婉深摯有餘情焉總德厚所流乎乃若攢智慧火乾煩惱海爐然北癸鼎化西庚等句公盖有所得者委蛇於危亂之朝溫溫惴惴公之修密矣固宜遐齡而文字可考見者只七十二載或降誕猶前於庚申一二年考終尚後於辛未數年躋大耋理有之矣嗚呼高朗如公當時必有如椽之筆昭昭子孫心目者奈更回

寇元兵之變神主再立遂失紀豈非一恨事哉聊考其
槩尚當於他集搜証之

靈嵩寺

即今南山
廣化寺

東峰

在佛殿東經
閣後令荒

華嚴寺

今廢為林墓
在玉澗社右

唐文宗

丙辰改開
成止庚申

武宗

辛酉改
會昌

宣宗

丁卯改
大中

懿宗

庚辰改
咸通

僖宗

甲午改乾符
光啓文德
已酉改龍紀
甲辰改中和

昭宗

已酉改大順
壬子改景福
甲寅改乾
寧戊午光化
辛酉天復
甲子天祐

哀宗

乙丑丙寅
仍稱天祐

後梁

丁卯改開
平元年

王審知

乾寧四年拜
武軍節度

使加平章事封琅邪王故稱

相王梁開平四年封國王

天啓元年辛酉八月望日二十世孫崇翰謹誌

莆陽名公事述

明吳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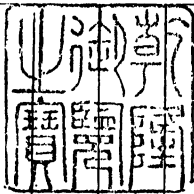
按黃氏其先以國為氏聚族江夏入閩為著姓遠祖晦
迹唐太和中諱革者得仙于鼓山丹竈遺跡尚存事
載翁諫議承贊畫錦集其後子孫繼以文儒顯世御史
與從兄璞居涵江黃巷黃巢以為儒者之家滅炬過之
御史乃徙居郡東為莆之故家事見延福里居及烏石

山等作少篤志好學當葺東峰齋肄業十年而西邁又如是者二十有四年然後登第值天子宣陸扈再試進士若狀頭張貽憲等皆遭報罷獨御史與趙觀文等十五人再中甲科蓋乾寧之二年乙卯也除四門博士時方鎮擅移國柄睥睨縉紳甚於仇敵一時清流隕命濁河亡者已矣存者惕息不敢自保前乎御史者獻佞奏賦僅脫虎口後乎御史者請得墨敕云執得好去二人幸全軀南闕御史乃從容進退為閩藩上幕又能專長

史之任規正閩王審知使終身為開國節度不為開門
天子君臣之義終不廢者御史之力也況蘊藉文采為
時推重中朝士大夫若常侍李洵翰林承旨韓偓中舍
王滌補闕崔道融大司空王標吏部夏侯淑司勳員外
楊承休御史王拯弘文館直學士楊贊圖館閣校勘王
個歸集賢校理傅懿莫不浮荆襄吳楚交集于閩侍御
史為宗主皆曰安莫安爾閩者此也居常與羅給事隱
陳侍御嶠翁諫議承贊陳明經黯徐正字寅林明經喬

為莫逆交見於唱酬詩集至於浮屠丘隴之間殘碑斷
碣文翰波瀾洒落之所及皆足以稽攷一代之遺跡惜
乎新唐書藝文志所載黃滔泉山秀句三十卷自武德
迄天祐据摭詩篇合為一集久而不傳使有唐盛時人
物有所不及見又有黃滔集十五卷亦自散逸至宋紹
興間八世孫公度以其遺稿分為十卷又廣以呂氏家
藏總彙成帙名曰東家編略楊萬里為之序其餘事實
雜見於他書若摭言五代史補林世程閩中記載之事

頗詳茲姑傳其畧云



黃御史集卷八